

書叢年少華中

8

島寶

譯麟夢張



行印局書華中

書叢年少華中

島 寶

THE TREASURE OF THE TREMAYNES

By

C. B. Rutley

譯麟夢張



行印局書華中

N 15-45-4

中華少年叢書 寶島目錄

一	到海上去.....	一
二	失掉了的寶物.....	五
三	寶島.....	一〇
四	走下礦坑.....	一六
五	走私者的灣.....	二一
六	夜襲.....	二六
七	老女巫.....	三一
八	落入敵手.....	三七
九	屈萊墨恩家之謎.....	四五
十	夜的冒險.....	四九
十一	怪屋.....	五八
十二	屈萊墨恩之眼.....	六四
十三	藏寶之室.....	六七
十四	在地牢中.....	七三
十五	汽艇信天翁號.....	七八
十六	爭取自由.....	八三

目次

寶島

二

十七	藏匿	八七
十八	獲救	九二

中華少年叢書
寶島

一 到海上去

「好吧，我們再見了，孩子們！」母親向三個孩子一一熱烈地親吻之後，說了。「你們到那裏去好好地玩耍，只是不要太野了。記着，你們的舅舅李查德是沒有和小孩們弄慣的。」

「我們一定照你的話做！再見，親愛的媽媽！」於是，當火車從站上開出的時候，三個小頭從窗口裏伸了出來，三張小手巾狂烈地揮舞着，直到火車轉灣，看不見月台之後，方才住手。

「大海和舅舅萬歲！」寶貝把頭縮進來後說，「喂，麥利，你在哭呀！」

「我沒有哭！」麥利生氣說了，眼睛一霎，擠掉一點眼淚。「只是眼睛裏鑽了一點灰塵。」

「瞎講！」寶貝說了。

「罷，罷，你們開始過假期就吵架！」西利爾說了，他是三個孩子中最大的一個。他從口袋裏取出一本講無線電的雜誌來，坐在角落裏開始看書。

西利爾今年才十四歲，最喜歡無線電。關於這一方面他懂得很多，可以說超過他的年齡。但是今天，無線電的知識都提不起他的興趣了。不久後，他開始說話：

「我真想知道舅舅是個什麼樣的人。」

「媽媽說他很聰明，他的時間都是用在寫作上。」麥利說。

「他寫些什麼東西呀？」寶貝問了，「是不是講海盜啦，藏金啦，以及……」

到海上去

N15454

「自然不是，」麥利說，「舅舅是個科學家，他寫的都是關於科學的。」

「多乏味！」寶貝說，「我希望他不要叫我們去讀這些書。」

「放高興些！」西利爾說，「舅舅告訴媽媽說他很忙，要我們自己去玩耍。所以我們這一個假期，一定過得很快活的！想想看，洗海水澡，遊山洞，爬懸崖。也許我們會發現一個是走私商人的藏匿地方。還有許許多多可做的事！」

這三個福開森家的孩子，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的舅舅李查德屈萊墨恩。李查德是住在康瓦爾海岸邊一個最荒涼，最偏僻的地方，一所鄉紳的大邸宅裏。家裏除他之外，就是一個管家和幾個僕人。在一星期之前，他曾寫有一信，約請他的外甥們來這裏渡過暑假，在海邊和他共住兩個月。現在，這三個孩子便是應約而來，火車隆隆地遠離着倫敦，孩子的心靈裏，充滿着預期的快樂。三個孩子獨佔了一個車箱，車外的景緻實在多不勝看，他們從一個窗子跑到一個窗子，時間過得飛快，在他們還沒有想到的老早以前，火車已經停在他們要下車的站口上了。

「下來吧，孩子們，你們在這裏下車！」管車的說了。幾秒鐘後，這三個小旅行者和他的行李，都一起搬到月台上來了。

「請問你是不是福開森小姐，到公館去的？」一個滿臉皺紋的老頭兒向麥利脫帽鞠躬，這樣問了。

「是的，」麥利回答。

「這是你的弟兄？」老頭子又說，望着西利爾和寶貝。「那麼，請你們坐上車去，行李我會拿來。」

老頭子和三個孩子。坐着馬車馳向康瓦爾的街路而去。這時正是六月，兩旁的籬笆上野花燦爛地開放着，時時有忍冬花的幽香，一陣一陣傳入鼻孔裏來。

「呵！多美麗呀！」麥利說。

「喂，你們兩個。」西利爾說了。他是坐在車沿和駕車的老頭兒在一起。「這老人家姓屈勒格利，他有一個兒子，可以帶我們坐着他的小船，到海裏去釣魚去。他說還有一個沙底的小灣，我們可以洗澡，最好的是在那公館的附近，以前原是走私的地方，所以周圍不知有若干洞穴，都是以前走私商人藏匿過的。你們看，多好玩呀！」

「那裏就是公館了。」屈勒格利說，他用馬鞭子指着一哩以外的一棟房子。幾分鐘後，他們的車子已經離開大道，折入兩扇高大的鐵門，在一所灰色花崗石的大房子的前門停了下來。當馬車走入的時候，前門打開了，一個高身材，灰色頭髮的老紳士走了出來，從石階上下來，到車前來歡迎他們。

「歡迎，歡迎！三個外甥。」他說了。「這裏也許陰冷古舊了一點，但是它是你們母親生長之地，又是她的祖先們生長之地，所以我希望你們能够喜歡它。現在，你們走了這麼遠的路，一定高興着去洗洗臉，刷刷衣服的。這是我的管家，屈拉斯哥太太。」說着，他把一個滿臉笑容的老太太，介紹給他的三個外甥。

「走吧，孩子們。」管家對他們說了。「我帶你們到你們的臥室去。」她引着三個孩子，走上幾道很寬的橡木樓梯。上樓後，打開一道房門，現出一間玫瑰色帷幕的屋子來，裏面的傢俱全是白色的。

「這是麥利的房間。」她說了。「你們兩個男孩的臥室在隔壁。你們都隔得很近，對不對。現在，趕快去洗臉吧！晚餐在半個鐘頭之內就準備好了。」說完，她向他們笑了一笑，折身走出去了。

「多漂亮的房間！」西利爾在他和寶貝的臥室裏週圍看了一陣之後說了。這房間果然是和他從來所見過的，截然不同。牆壁上不像他家裏那樣用紙糊，而是用顏色羊毛織成的帷幕遮着，帷幕上織出極其美麗的人物圖畫。其中有一個是兩艘軍艦在海中作戰的光景；還有一個是許多人驅着載有重物的驢子，正向一座大森林走去。又在另一面牆壁的帷幕上，綉着身穿鎧甲的武士，正向着那一些載重的驢子攻擊。屋裏所有的一切，都足以使三個孩子感到這房間乃是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最有興趣的地方。

孩子們很快就準備好。在他們到了十五分鐘之後，三個人已跑下樓來，找路走入餐室。室裏一個人也沒有，他們又從這間屋穿過，從窗門出去，走到一個面臨大海的洋台上來。在他們的前面，花園和岩壁成直角，向前展開。老遠老遠的下面，便是大海，蔚藍的海水流動着。他們看見海中有一個小小的岩島。

「你們看！」寶貝叫了起來。「那裏有一個小島。我們可以在那裏扮演遭難船的水手、海盜以及……」

「呀！」李查德舅舅的聲音從後面傳了來。「原來你們已經發現了我們家傳的寶島了。」

「寶島；」三個孩子齊聲地叫喊着說了。「呵！舅舅，你真正是告訴我們那裏埋藏得有寶物嗎？快告訴我們！」

「這故事說來話長哩。」李查德舅舅回答說。「我們先用晚餐。吃完之後，也許我會把全部的經過，告訴你們。」

一一 失掉了的寶物

這一頓夜膳吃得十分快樂，剛一吃完之後，李查德舅舅和三個孩子便走到陽臺上來，面臨着蒼茫的大海。

「你們真想知道屈萊墨墨恩家失掉了寶物的故事嗎？」他向三個孩子問。

「是呀！」三人齊聲回答。

「這件事頗為神祕，」李查德舅舅沈思地說。隨即笑着說道：「孩子們，我告訴你們，你們三個中誰要找着這失掉了的寶藏，那麼，其中一半金珠寶貝就歸你母親所有。這樣，她一輩子就成了最有錢的太太了。」

「好吧，這故事的開端已遠在三百年前。這房子的主人名叫約翰屈萊墨墨恩爵士；那時約翰爵士有兩個兒子，大的一個就承襲了這一座邸宅，第二個兒子名叫尼古拉，他是一個海員。」

「在那些時候，英國人常常和西班牙人打仗。所以有錢有地位的人家的子弟，常常召集起一羣可靠的水手，坐着武裝齊全的帆船到美洲去——當時大家都叫那裏做新大陸。在那裏他們就和西班牙人爭鬥，奪取敵人的財貨寶物，然後把船駛回故鄉。船上所載的，不消說都是大量的金子、珠寶和其他貴重商品。」

「尼古拉就幹的是這個營生。經了好幾次航海之後，他已奪取充分的財物，足夠使他終生成

爲富翁了。但是尼古拉在家裏住不多久，又厭倦了那終日無所事事的生活。於是，他買了一艘新的好船，上面裝起大炮，又雇了一批百中選一的水手，重新航行海上以覓取新的冒險。

「經過幾星期的航行之後，這艘薔薇號駛到南美洲一個小海灣裏來停下了。尼古拉就在這裏對他的船員們把他的計劃說出來。

「從這裏起岸往內地走，不多幾天的路程，便是一個很重要的市鎮。西班牙人要把金子運到海岸去之前，都先在這裏聚齊。然後用驢子馱到海邊，裝運上船送回本國西班牙而去。

「尼古拉很能說西班牙語，就如西班牙人一般。他的計劃是大家先離開薔薇號，躲在這小海灣的隱密處。他自己一個人到鎮裏去探聽消息。他在那裏，就可以打聽出來次一批黃金在什麼時候送到海岸。打聽回來之後，他和他的船員就埋伏起來，等候西班牙人，奪取他們的黃金。運到快樂的英國老家去。

「於是，尼古拉出發，請一個印第安人做嚮導，終於平安到達鎮上。他一點不讓人注意地走入鎮中，宿在一家小旅館裏。他在那裏停了三天，一點危險也沒有地把自己所要知道的事，打聽了出來。

「但是到了第四天的時候，他的好運終止了，當他在大街上走着時，他看見一個年青貌美的女子，隨伴着一個老婦人向他走來。正在這個時候，有三個匪徒從一家旅舍裏出來，他們一見這女子，便開口戲弄，把她推來推去。

「尼古拉在卽刻之間，忘記了自身的危險，向前衝去，救護那女子，把三個匪徒打倒在地。但是他們立刻爬起來，拔出腰間寶劍，兇狂地向尼古拉殺來。尼古拉拚命用劍抵抗着。如不是那

老婦人的驚呼，召得一位西班牙紳士和兩個兵士來，尼古拉也許會給他們殺死了。

「爭鬥不久就終止了，尼古拉很高興他也可以溜之大吉。但是碰巧那來救他的西班牙紳士，乃是本鄉的長官，那女子是他的女兒。他非常感謝尼古拉救了他的女兒，硬要尼古拉和他到他的家裏去，奉他爲上賓。」

「尼古拉此刻真冒着很大的危險了。任何時候，他都可能被認出一個英國人，那時，西班牙人決不會饒恕他的。但是他又不能逃走，無論他走到那裏，都有僕人們跟着他，他又想不出什麼藉口，可以請那紳士讓他回去。」

「這樣，一混就是兩天。到了第三天的晚上，他正在這西班牙人的花園裏走着，心裏想要怎樣才能逃回他的伴侶們那裏去。突然間，他遇着那紳士的女兒了。她的名字叫伊內茲。」

「呵，我正在找你呢？」她說。『趕快！我們隨時都有被發現的可能。真實地告訴我。你是誰？』

「『我是誰？』尼古拉吃驚地重複着說。」

「『是呀，』她不耐地說。『一個鐘頭之前，有個人到我父親那裏說你是個英國海員。他說他以前曾看見過你，你姓屈萊墨恩。他說的話對嗎？……呵，難道你還看不出嗎？』當尼古拉躊躇不定的時候，她又說下去，『我是來救你的呀！他們即刻就要來捉拿你來了。如果你真是英國人，他們會殺掉你的。』

「『不錯，』尼古拉回答，『但是你救我已經來遲了。看，他們已經來了。』他把女兒推在叢樹中的黑蔭下面。」

「一會兒後，一個兵士走到他面前來說道：『先生，鄉長請你去，叫我替你引路。』」

「尼古拉和鄉長之間到底說了些什麼話，尼古拉並沒有告訴過人。我們所知道的，只是他不久便被捉下，關在一間小小的牢裏，等到明天帶出去砍頭。」

「時間慢慢地過去，到了半夜的時候，尼古拉被一隻手把他搖醒。『別說話，跟着我走。』」

「手的主人說，尼古拉認出那乃是伊內茲的聲音。她悄悄地把尼古拉帶出屋外，穿過花園。向着牆上的一道門走去。她把門推開，說道：『外面就是自由。趕快回到你的朋友那裏去吧，英勇的英國人。』」

「尼古拉就勸她一塊兒逃走，因為他知道她父親發現伊內茲放走他之後，會要非常生氣的。但是伊內茲拒絕了。尼古拉只好和她告別，回到自己的船上來。」

「最後，經過許多困難，尼古拉安全地達到薔薇號，向船員們敘述他所經歷的事，和他所探聽的黃金的消息。剛好就在那個時候，一羣驢子重重地馱着財寶，向着海岸進行。尼古拉領着他的水手們到林子裏去埋伏着，等候西班牙人驅着驢子過路。」

「一切都照着尼古拉的計劃進行。西班牙人驅着驢子走進林中小道，一點也想不到前面有埋伏在等着他們。英國人們一聲高呼，全體齊出。西班牙人出其不意，大吃一驚。兩邊的爭鬥，不久就終止了。西班牙人數既少，又沒有準備。因此不是死，就是逃。尼古拉和他的船員們便驅着驢子走上薔薇號。即刻之間，黃金都安全地藏在船艙裏，水夫們扯起風帆，向着英國老家駛去。」

「但是，薔薇號和她的船員，注定了還要冒一次危難。他們在海上駛行只有三天，便遇着一艘西班牙大船，立刻準備戰鬥。那艘西班牙船也同時準備着應戰。即刻之間，兩船的船員們都在

拚死的惡鬥之中。

「尼古拉領着他的部下，好幾次衝上西班牙的船來。但是好幾次都給敵人逼退回來了。一直到了最後，看樣子似乎西班牙人已占了上風。

「在這些時候之間，你們都知道的，兩艘船上的大炮都不停地放射着，互相把敵對的船打穿無數的洞孔。不幸三個大而圓的炮彈，正打穿了薔薇號的船底。這艘船便很快地裝滿海水。當英國人們再度被敵人逼退回本船來時，一個船員跑上來到尼古拉面前，告訴他薔薇號已經正在往下沈沒。

「現在，這些英國人真正是走頭無路了。他們的船沈沒下去，他們也只有溺死，除非他們能够捉獲西班牙的那艘大船。尼古拉便告訴部下這個消息，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他領着大眾，最後再拚命往敵船衝去。他們是如此兇猛善戰，把敵人都驅散了。正當薔薇號沈下海中去時，他們把西班牙船奪獲了。

「自然，他們費盡氣力才奪得的黃金，也和薔薇號葬身海底。但是他們立刻發現；如果失掉了一批財寶，他們又拿到第二批更多的寶物。原來這艘西班牙船聖多馬利亞號，裝載得大量的黃金。還有一批珍珠和其他名貴的寶石。因此，尼古拉和水夫們，大家都歡天喜地把船駛回英國的老家來了。

「他們一路無事，回到自己的家裏。尼古拉回來之後，才發現他的哥哥已死，家產都遺留給他。於是尼古拉把得來的珠寶，以一部分來擴大這邸宅。但是其餘的很大很大一部分，據說他就拿來藏在你們看見的那個島上。

「不幸尼古拉過不慣這英國鄉紳的經常生活，有一天他又動身到海上去尋取冒險，從此就永遠不歸。他埋藏寶物的確實的地方，既沒有告訴過人，所以這些珠寶一直埋藏至今。屈萊墨恩家的後代，會到處都搜尋過，但是始終沒有發現。」

說到此處，李查德舅舅停下來，隨即又說道：「這就是屈萊墨恩家寶物的故事了，孩子們。」

「這故事真好聽，舅舅，」西利爾說。「我想我們寢室裏帷幕上畫的圖，便是尼古拉捕獲寶物的故事？」

「對的，」李查德舅舅回答說。「現在，你們都去睡覺吧，試試你們會不會在夢中夢見寶物的所在地。如果你們找到那地方，我和你們的母親都很爲感謝哩。」

「我們明天就開始來找，對不對？孩子們？」麥利說了。

「好的！」西利爾和寶貝回答。

三 寶島

這是他們第一天到海邊來玩，三個少年決定先去探檢那據說藏得有寶物的小島。於是，當他們洗過澡，吃過早餐之後，管家婦屈拉斯哥太太給他們準備了帶着吃的中飯，三人便立刻向海邊出發。

他們要到海邊，得先走下一個窄巷，因此經過米契爾屈勒格利所住的茅屋，他是和他的兒子約翰一塊兒住的。孩子們走到海濱時，正看見約翰坐在一艘船底朝天的小船邊，縫補魚網。約翰有十八歲左右，是一個快活的青年。幾個人一見之下，即刻成了好朋友。但是當他們告訴他，說

要去搜尋埋藏的寶物，希望他替他們划船到那小島去時，約翰不禁失聲大笑起來。

「哈，」他說了。「我記得曾聽見我的祖父說，他幫着李查德先生的父親，去搜尋過這一樁寶物。他們挖挖這裏，掘掘那裏，挖來掘去，一直把整個小島挖得到處都是洞，但是一點寶物也沒有找到。……」說到此處，他看見三個孩子面現失望之色，又繼續說道：「但是他們也許沒有掘到那真正埋藏寶物的地方。誰知道呢，小姐，」他對麥利說了，「我從來沒有聽見有女的來找尋過寶物，你是我所曉得的第一位。也許你的運氣要好得多，能够找得着也說不定，現在，請你們幫幫忙，把小船推下水去，我就載着你們去。」

三個少年幫着約翰把小船從沙岸上推入水中，他又教西利爾和寶貝怎樣執槳划船，怎樣把身體前後動搖着，讓他們划。因此，等到他們到達小島的時候，他們四個孩子已經玩得很好了。但是最好的，還是約翰答應帶他們夜裏出海去釣魚，在海上過一整夜。這自然是說，如果他們的舅舅李查德許可的話。

這小島比在岸上看去還大。它那岩石的一面，滿是洞穴和裂口。孩子們一個個都檢查過了，但是並沒有看出那裏有藏寶的痕跡來。

「這不成，」最後西利爾說了，「這些洞穴已經被別人探檢過不知幾百次了。那藏寶的尼古拉祖祖，一定有更好的地方來埋藏他的寶物。我們還是爬上山頂去看看，在那裏用午膳吧。」於是，他們從岩石上一層一層地爬上去，走到絕頂，在一塊大圓石的蔭處草地上，把午膳打開擺列起來。

屈拉斯哥太太替他們準備了一頓極美的午餐，有夾肉麵包，有自製的麵餅，三大瓶檸檬汁，

還有最好的，乃是一大串紅色楊梅，包得好好地放在一個小藍子裏，裏面還裏有一層綠葉子保護着。

「我餓極了！」麥利一看見這些好東西便叫喊起來。三人大嚼一頓，吃得一點麵包皮都不剩。「現在我們做什麼呢？」寶貝仰面朝天躺在綠草上，眼睛望着晴空，說了。「這樣隨便到處看看，以為碰巧可以把寶物找到，我看不對的。在小說書裏，尋寶的人常常都有地圖啦，什麼啦，作他的嚮導的。我們有什麼呢？我提議我們來捉一回迷藏玩玩。你們兩個去躲起來，我來找你們。我們『歸家』的地方，定在小島那一個大洞穴裏。」

西利爾和麥利立刻去躲了起來，忍耐着等候寶貝來找。可是等了許久，並不見寶貝的蹤跡。五分鐘，十分鐘，等來等去，還是不見寶貝。最後，他們只得離開躲的地方，開始悄悄地向着那大洞穴走去。

他們「歸家」之後，還是沒有看見寶貝在那裏。他們走到洞口盡頭向轉角的地方一望，才看見寶貝四肢長伸地臥在地下，一隻耳緊貼着堅硬的沙土，在那裏聽什麼哩。

「你在做些什麼呀？」麥利吃驚地問了。

寶貝不答，只銳厲地「噓」的一聲，叫她沈默着。然後低聲地說道：「你們到這裏來聽聽！」西利爾和麥利向他臥着的地方爬去，也倒臥在沙土之上，把耳朵緊貼着。暫時之間，他們除了海水嗚咽之聲而外，什麼也沒有聽見。接着突然之間，從下面不知什麼地方傳來了一種聲響，他們聽見了空洞的嗒——嗒——嗒的聲響來。一下，聲響停了下來，接着又繼續地響，嗒——嗒——嗒。

「你們聽！」寶貝看着他們兩人說，「你們聽得出是什麼聲響嗎？」

對於這奇怪的響聲，麥利和西利爾都無法解釋它是什麼。寶貝認為是像什麼人在把釘子釘在牆上。但是西利爾罵他是個笨蟲，在堅硬的岩石之中，那裏來的人釘釘子呢？

正在這個時候，外面傳來一個口笛的尖銳聲響，洞口外一聲快活的呼喚，順風飄了進來。

「約翰來喊我們來了。」西利爾說，「我們叫他到這裏來，看看他聽了這聲音之後，有什麼解釋。」

於是，他們一齊發出喊聲，不一會，約翰的笑臉在洞門口出現了。

「什麼事呀？」看見他們都坐在地上，約翰問了。

「你到這裏來聽聽，」西利爾說。一剎那之後，四個人都傾聽着那從下面傳上來的嗒——嗒——之聲。

「奇怪，」約翰坐了起來，臉上現出惑然的表情。「我認為這是海水的聲音吧。也許在這個穴洞之下另外還有一個洞穴，這聲音是海水打在洞頂時產生的。走吧，小船停在外面，我們可以回去了。」

回家去的航程很短，大家都沈默着，約翰更是不發一言地在想心事。當他們划到近岸，把小船從水中拖出來時，他忽然拍腿大叫起來；「我想起來了！」

「你想起什麼呀？」孩子們一齊問他。

「想起我以前是在什麼地方聽見那聲音的。」約翰回答。「有一次我曾到煤洞裏去玩要，那裏有工人們在開鑿隧道。他們鑿石的聲音，正是這嗒——嗒——嗒的聲音。但是我們剛才在洞裏

所聽的當然不是開石的聲音。你想什麼人會在一個小島上開鑿隧道呢？」

孩子們回到家後，晚膳時並未對他們的舅父提及這事。夜裏天落起雨來，他們只好在家裏玩耍。這所古邸有的是奇怪的角落，陰森的房間和過道，一一都給他們探檢過了。過後，他們坐下來聽收音機。李查德舅舅有架很强的收音機，很容易地就可聽見倫敦的各種節目。

可是這一天的奇怪事件，似乎還未告終。孩子們已經上床睡覺，兩個男孩都已睡熟了。突然在睡夢之中，有人在推他們醒來。兩人睜開眼睛一望，原來是麥利站在他們的床面前。

麥利現出十分興奮的樣子，說道：「你們醒過來呀！我有樣東西給你們看。」兩個孩子連忙爬下床來，麥利引着他們到她的房間裏，又把他們帶到臨海的窗子面前。

外面一片漆黑，最初什麼也不見。但是他們睜大了眼睛，凝神一望，隱約看見那小島的一大團黑影，就在園子的盡頭處那懸崖的下面。

「你們守着那小島望，」麥利低聲說了，但是她拒絕說出望些什麼東西。

他們在窗前站了五分鐘左右，並沒有看見什麼。兩個男孩子感到無聊，正要抽身離開回去睡覺的時候，突然間一道明亮的燈光在島上閃出來了。那光左右搖動着，搖了幾分鐘後，又復突然不見。

「唔，那小島上有人住着的。」西利爾說。「他在那裏幹嗎呀？」三人又復在窗前守候着，可是等了一刻多鐘。再也不見那神祕的燈光了。

「明天吃過早膳後，我們就到那島上去。」寶貝說了。他們和麥利道了晚安，回到自己的寢室來。「我們到那裏看看能發現些什麼。這燈光也許和那嗒——嗒——嗒的聲音有着關聯的。」

於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早膳剛一吃完，三個孩子立刻跑到海邊。海水非常平穩，約翰便讓他們自行划船，划到那小島上去。

船到島上靠岸，孩子們向着昨晚所看見燈光的地方走去。但是那裏的一切，一如昨天他們所看見的那個樣子，別無什麼不同之處。三人到處仔細地搜尋一會，也找不出一點痕跡足以證明夜間有人來過。最後，他們走到昨天聽見那奇怪聲音的洞穴來了。寶貝最先走進洞去，他發了一聲驚奇的叫喊；使得跟在後面的麥利和西利爾連忙衝了進來。寶貝站在洞穴的入口處，手指着沙上跡印。最初看去，好像有五六個人在那沙地上前後來回地走動着。可是再仔細一看，才看出那些腳印，都是同一個人的厚重皮靴所印下的。在一個地方所現的痕跡，示出這人曾倒臥在那裏傾聽着，正如孩子們昨天所做的一樣。最後，孩子們跟着這腳跡走，一直走到海邊，以後便沒有了。他們又復花了長久的時間，到處搜尋一陣，但是並找不出這神祕者的其他跡印。

「我明白了。」他們划船回家去時，西利爾在船上說了，「我知道尼克屈萊墨恩的寶物是埋藏在什麼地方。」

「在什麼地方呢？」寶貝和麥利一齊追問，但是西利爾並不回答。過後，三個孩子向管家婦屈拉斯哥太太要了一些中午吃的東西，沿着山崖走了一哩多路，走到一個小谷，地上鋪着綠茵的細草。周圍是巨大的岩石擋着。他們歇了下來，西利爾才開始說話。

「這裏權當着我們的會議室吧，」西利爾說着，倒在巨崖腳下的綠草上躺了起來。

「如果我沒有猜錯，我們的前途有的是興奮和冒險呢！」

四 走下鑛坑

「現在，」當麥利和寶貝把食物鋪好在草上之後，對西利爾說，「你把尋找寶物的法子告訴我們吧。」

「我此刻還做不到，」西利爾謙遜地說，一面吃着夾肉麵包。「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我的意見。你們都知道尼古拉屈萊墨恩是把他的寶物埋在這個島上的，可是後代的屈萊墨恩們雖然找遍了全島，並沒有把它找了出來。因此，這寶物自然還在這個島上。」

「好聰明的人兒！」寶貝說了，「你怎麼會想到這一着的？」

「不要諷刺，」西利爾回答說，「你再多嘴我就不說下去了。」

「寶貝，你不要多嘴！」麥利叫了起來，「西利爾你說吧！」

「好吧。我剛才說那些寶物仍然在這個島上。同時，我差不多確知另有一批人——除開我們之外——現在也正在搜尋這些寶物呢。」

「什麼！」兩個人一齊叫喊着。

「是的，」西利爾看見他們吃驚，很感到得意。「我說一定有別的歹人，或者走私的，或者其他危險人物，也在搜尋這些寶物。因此，我們爲着媽媽和舅舅的原故，得先在這些人之前，把寶物發現出來。」

「你怎樣會想到另外有人在搜尋這些寶物呢？」麥利問。

「第一，昨天我們聽見那奇怪的『的答』之聲，」西利爾繼續說，「約翰說好像什麼人在從

石頭間開鑿隧道，我想那確是有人在鑿隧道。不然的話，昨夜晚何以有人在島上巡走，並且到我們聽的那個洞來聽呢？告訴你們我所揣想的，」說到此處，西利爾興奮得坐了起來，大聲地說，「那寶物一定藏在一個密室中，而這密室就是在這石崖中開鑿出來的。我想別的人已得到這個消息，他們就從海底鑿一隧道，從陸地通到這個島上來，找着那祕密的石室，把寶物一點也不留地搬走。自然，我想要到達那間祕室，應該另有別路——即是尼克屈萊墨恩埋藏物時所走的路。我們現在所要找尋的也就是這條路子，而且我們得趕快找出！」

幾分鐘之間，大家都不說話，寶貝和麥利在考慮西利爾所說的。一會兒後，寶貝就開始發言了，「我不很贊同你的話，你所說的純然是一種揣測，而……」

他忽然停了下來，凝神靜聽。他們是在一個大石崖下坐着，在石崖的那一面是一條小路，此刻沿着小路，送來兩對重皮靴走路的声音，接着就聽見一個深沈的声音在說話，「那公館裏此刻來了三個孩子，他們昨天就在島上末端的岩洞騎着。昨夜我看見他們的痕跡了。如果他們聽見了什麼的話，說不定他們會傳播出去，我們的計劃……」聲音越走越遠，以下就完全聽不見了。西利爾臉上帶着勝利的神色，好像在向他的弟弟妹妹說：「我的話該不錯，」他便站起身來，先向那遠去的人影看了一眼，然後才低聲說道：「趕快！我們跟着走，不要露出聲音。」

三個孩子穿的都是橡皮底鞋子，因此當他們小心地跟在那兩個人的後面，一點聲音也沒有。他們一面追蹤，一面遇着有可藏身之處，又躲着身子，再看再走。那兩個人正向着邸第走去。但是不久之後，便從正路離開，從一個谷地裏消逝了。三個孩子連忙跑來，剛趕上看見那兩個人正在五十呎左右的下面，從一個在岩石上開鑿的拱門鑽了進去。

「我們跟了去！」西利爾激勵着他的弟妹。於是三個孩子連爬帶滾地走下谷地，不久就來到了崖洞門口。三人望裏面一看，一片漆黑。耳朵却傳來空洞中那兩人脚步的回聲。漸漸地越走越遠，聲音也就越來越弱，直到在老遠的地方，一點聲音都聽不見了。

「我要跟着進去，」西利爾說，「誰願意同走呀？」

「裏面黑得那麼怕人！」麥利說，向後退去。

「別這麼胆小！」西利爾回答了。「我帶得有電筒，寶貝和我是要進去的。自然，你如果害怕，就不必跟着我們走，不過我以為你也一樣熱心地，要找尋那些寶物呀！」

這樣一說，自然三人都決定進去。於是，西利爾爲頭，閃着他的電筒，三個孩子一步一步地走入那黑洞。

走了一會，這洞並無出奇之處，也和他們常常探檢着的岩洞差不多。但是到了老遠的近頭處來時，他們發現了一個四方的口子，裏面一條窄窄的通路，陡峻地向下走去。「這是一座鑛坑哩！」西利爾低聲對他們說。他的舅舅曾對他們說過，康瓦爾這地方，曾是有名的產錫地，以前許多不用的鑛坑，此刻還有許多遍佈於鄉村之中。

三人隨着窄路，直往下走，越走越遠，好像是永無止境似的。但是最後，他們終於走到一個小而圓的岩洞裏面來，這圓洞的四面八方，都各有一條通路通出去。其窄而狹的樣子，就和他們走來的通路一樣。

「呀！我們回去吧！」麥利說了，但是西利爾和寶貝決定繼續前進。因此，他們選上一條似乎有希望的通路，也是向下而行的，開始再走。但是走了不遠，就看見前面被一個堅硬的木門擋

住了。這木門關得緊緊的，他們只好退了回來。

「現在走那一條呢？」當他們走回那圓岩洞來時，寶貝這樣問了。「所有的這些通路。看去都是一個樣子。那兩個傢伙到底從那一條路去了呢？」他藉着微弱的電筒，慢慢地把週圍巡視一番之後，又說道：「喂，我們是從那一條路來的？」

三個小探險家在岩洞的周圍巡視一週，每條通路都去檢查。幾秒鐘後三人突然面面相覷，心裏懷着非常的恐怖。因為每條通路都完全相同，他們簡直不知道到底是從那一路來的。

「我們走不出去了！」麥利喊起來，「我們爲什麼要走到這又黑又怕人的地方來呀？」

「不要着急，麥利，」西利爾努力用高興快活的聲音說了。「我們總知道一件事：我們的來路是上坡路。再把這些通路仔細看一遍吧，看看那是上坡，那是下坡的。」

但是不幸得很，這圓岩洞週圍八條通路，有六條是上坡的。所以其中任何一條，也許是他們的來路，也許不是的。三人費盡大力，猜想到底要向那條路走，才能回到新鮮的空氣和可愛的陽光裏去呢。正在這個時候突然間一陣腳步聲響的回聲，由遠而近向他們傳來了。

「趕快！」西利爾低聲說，「那兩個人來了。我們躲在這條路，看他們走那條路出去。」

三個孩子想到有了希望，能够找着路出去，便躲着等待那兩人走來。他們的腳步聲響越來越近。一下，現出了一點微弱的燈光，幾分鐘後，那兩個人走入這圓洞裏來。他們橫截過圓洞。直向一條向下而行的通路走去。這通路剛好在三個孩子躲着的通路的正對面。三人等着那兩個人已走了相當的遠，然後跟着走去，就以他們的腳步回聲作嚮導，小心翼翼地在黑暗的鑛坑中行走。

三個少年走了約莫五分鐘的樣子，突然一下前面的腳步聲停下來了。接着，一聲鏗鏘，洪大

地轟轟作響，像什麼厚重的金屬，落在通路上。三人不顧一切，連忙跑上前去。心裏也不知怕的是什麼。等到跑到那裏一看，原來一座厚厚的鐵門，已把他們關在那通路上了。他們因爲盲目地奔了去，都給那門撞倒在地。

他們從地上爬了起來，揉揉撞着的傷處，便來試推那一座鐵門，可是關得緊緊的。他們大聲地敲着，又高聲地叫喊，一點回答也沒有。最後，麥利支持不住倒在地上，開始痛哭起來。「他們故意把我們鎖在這裏，我知道的。」她一面哭。一面這麼說。「他們要把我們餓死在這可怕的洞裏，好去奪取那些寶物。呵！到底我們爲什麼要跑到這裏來呀？」

「放高興些，小妹！」西利爾勇敢地說，「我有一個主意。我們仍然回到那圓岩洞裏，每一條上坡路都去試走一遍。只要那條路一直是向上走，它一定可以通到外面的什麼地方。如果在半途它轉向下行，我們便立刻回頭再試別一條通路。」

想到終歸有一個辦法，這三個探險家也就鼓舞起來，他們一步一步地退回到圓岩洞。在路上檢起一塊白堊土，便拿來在他們剛退回來的下坡路上，畫上一個十字記號。這回，另向着一條上坡的通路走去。他們不停地向上走，似乎已走了幾個鐘頭，那條路還在向上擴展開去。這條路決不是他們來時所走的那一條。如果是的，他們應該早已走出洞外了。可是只要這路是向上而行，他們也就很高興地跟着走，心裏想它一定能引出到外面的什麼地方。

最後，他們的忍耐終於得到報酬了。遠遠地在他們的前面，突然現出一線薄弱的光明。三人忘記了自己的疲倦，開始向前飛跑，幾秒鐘後，他們已從一個窄狹的口子跳了出來，洞口都被荑蓬和矮樹掩着，原來是在一座小山的側腹上。

他們出來後立刻倒臥在地面，深深地呼吸一口新鮮空氣，享受那溫暖的陽光。西利爾把錶一看，「呵呀，已經五點鐘了！我們在那洞裏住了四個鐘頭。你們看，那不是舅舅的房子嗎？」他用手指着山下，遠遠在懸崖的邊際上，他舅舅所住的那一所大邸宅。

「我們賽跑回去吃晚飯呵！」麥利喊着，此刻已經安全地逃出地洞，她便把前此的困苦都忘記了。但是那夜裏，她對西利爾和寶貝說，「搜尋寶物的事，我已經够了。」

「呵，不要這樣講呀，」西利爾回答她。他們向李查德舅舅，一字都沒有提起。「你想如果我們能把這些寶物找了出來，對媽媽和舅舅是多麼一個偉大的驚喜呢！我說麥利，如果我們答應你再不留下那鑛坑裏去，你願不願意還幫着我們找尋這批寶物呢？」

「好，」麥利回答說，「可是我再也不到那又可怕、又黑暗的通路裏去了。就把世界上所有的寶物給我，我也決不去的！」

五 走私者的灣

有一天，西利爾、麥利和寶貝三個人，在離他們舅舅公館四哩外的一個沙灘上曬太陽，這時隔他們在鑛坑中的冒險已經有三天了。他們剛才在海裏痛痛快快地洗了一個海水澡，海水是那樣的溫暖，使得三個人都再想跳下去洗第二次。正在這個時候，遠遠地傳來了一個嗚嗚之聲，把他們的注意力引住了。他們抬頭往天空一看，果然高高在他們頭上，飛來了一架巨型的飛機。就在他們注意的時候，那飛機已在繞着圈子下降，不久，他們便清楚地看見裏面的駕駛員，正向下面注視，似乎在找一個可以停降之地。

「是一架飛船呀，」寶貝先說，從沙地裏跳起身來。「它正向着那小灣降下，我們去看！」於是三個人拚命地跑到沙灘，涉過淺水，直向飛機降落的地方走去。此刻，飛機已在那裏停了下來。

「喂，小朋友們！」一個很高興的聲音向他們打招呼。「你們能告訴我那裏找得到汽油嗎？這飛機裏的油已剩下只有一點點，我還有二十哩路要飛哩。」

「李查德舅舅有汽油，」麥利說了。「他的汽車間裏，常常都有很多汽油的。我想他一定會給你一些的。」

「那麼，李查德舅舅萬歲！」那駕駛員說。「小朋友們，請你們游泳到岸，穿上衣服，趕快到李查德舅舅那裏去。告訴他說空軍少校鄧普爾登很道謝他，如果他肯給一點兒汽油的話，而且還有，孩子們，有好心必有好報。你們替我把充分的汽油要來，我帶你們在天上飛一大轉，然後才飛到我的目的地去。好不好，這該公平吧？」

「很公道！」他們一齊聲喊着。一下子，這三個孩子便盡他們力量所及，趕快跑回舅舅家裏。

李查德舅舅慨然答允把汽油給那駕駛員。於是把很多聽汽油擺在汽車裏，他和孩子們駕着汽車走到那小灣上面的懸崖來。到後，又由孩子們幫助着，把汽油運到海濱那飛機停放的地方。

「先生，謝謝你給我這些汽油，」當他們走到海濱來時，那駕駛員說了。「我正在想不知要走多遠，才可以找得到汽油時，忽然間看見這三個小朋友，我心裏想也許他們能夠幫助我，便把飛機停了下來。現在，我想帶他們飛行一下，如果你不反對的話。」

李查德舅舅並不反對，三個少年便乘上了飛機。接着，推進機發出巨大的聲響，飛機直向水

面掠去。在他們還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之前，他們已經從平地直上天空了。

三個孩子中，誰也沒有坐過飛機，向下面一看，地球好像從他們足底遠遠落下去一樣。他們越飛越高，地下的鄉村便如一幅大地圖似地展開着。他們舅舅所住的那所大公館，就如玩具房屋一樣立在那裏。遠遠在海岸的那一頭，可以窺見一個大市鎮，而且岸的這一面，都是一望無涯的大海，船隻在其中點綴着，從小小的漁舟起，到巨大的郵船止，各種各樣的船都有。

這飛行真好玩極了。當他們飛出海外很遠之後，駕駛員便折轉機體，又朝岸上飛回，把他們帶到原來的小灣裏，降落下來。麥利約鄧普爾登少校到家裏去用茶點，鄧普爾登少校答允了。

回到公館裏來，大家坐下喝茶吃點心，談談笑笑。李查德舅舅便和這飛行員談着飛行的事，過了一會，鄧普爾登少校忽然說道，「你們那隻小汽艇很不錯。」

「汽艇！」他們異口同音地詫異起來，「我們並沒有汽艇呀！」

「唔，」少校說了，指着海的那一面，「在那三面被懸崖圍住的小灣裏，有一艘小汽艇。飛來的時候，看見停在那裏的。我以為是你們的哩。」

「你說的也許是那走私者的灣，」李查德舅舅沈思地說了。「那艘汽艇停在那裏幹什麼呢？也許是遊客們坐來玩的吧。在那個地方，有許多以前走私商人藏貨的洞，我當小孩時，會常常探檢着。這些洞穴又和舊錫鑛坑相通，一旦走了進去，很容易就會迷失在裏面的。」

聽了這句話，三個孩子不禁互相交換地看着。接着，西利爾說道：「舅舅，多有味的，我們可不可以到那裏去玩，也去探檢一下！」

「要到走私者灣去，只有一條路，那便是從水路去。」李查德舅舅回答說，「從岸上是看不

見的，因為被懸崖擋住了。這地方剛好在山岬後面。但是一旦到了那裏，你們便可從崖腳的亂石上爬過，走到洞口。」

不久之後，鄧普爾登少校便起身告辭。孩子們送他到飛機停留地，看看他飛上天空之後，西利爾就賊寶貝和麥利，一同把小船推下海。原來三個孩子到了這個時候，都變成了划船專家，在不離開海灣的條件下，大人們都許可他們自己在海中划船了。

「你們那裏去呀？」他們剛一上船，麥利便問。

「到走私者的小灣去。還用說嗎？」西利爾回答。「難道你還沒有猜出那隻汽艇，是屬於誰的嗎？」

「我猜不到，」麥利說了。「舅舅說是人家乘在海裏遊覽的。」

「胡扯！」西利爾輕蔑地說，「走私者的小灣是不會有人來遊覽的，那隻汽艇是屬於那些來偷我們寶物的呀。也許此刻就在那裏等着，把寶物載上艇去逃走呢。寶貝，你覺得怎樣？」

「我想你的話是對的，」寶貝回答。「我們得偵探出他們究竟在做些什麼？可是我想為什麼要帶一個女孩子來一起偵查呢？」

「你別胡說，」麥利生氣了。「如果你們要幹，我也要幹，這事就這麼定了。」

到了這個時候，他們已達到了山峽，過去便是他們的目的地。三個人把小船駛到岸邊，合力又把它拖到沙灘上來。然後大家當心地沿着崖腳，向前走進，一直走到一個地方，從那裏可以看得見走私者的灣。

這灣確是一個陰暗的地方。圍繞着這灣的懸崖，又高又暗，簡直沒有日光射到水面來，因此

經過灣外那亮晶晶的海面之後，這灣裏的水黑得就如濃墨一般。

「多可怕的地方！」麥利低聲說。接着，寶貝指着小灣的盡頭處，就在一個大黑洞前面，停泊着的汽艇。

「我們到那裏去！」西利爾簡單地把周圍探視了一番之後，說了。「我們再走近一些，在這裏什麼也看不見。」

爲這三個小探險者着想，最幸運的，乃是崖脚下的那一片沙灘，上面到處散佈着岩石。孩子們從一個岩石爬到另一個岩石，向前走去，一路上都沒有被人看見，不一會就到了一個岩石的後面藏躲起來，向前窺視，離這大岩石不到十碼遠，便是那艘汽艇。

一切都寂靜非常。只有那如油一般的海水，打在岩石上面，嗚咽作聲，衝破這整然的沈默而已。從他們藏躲之處，向這艘汽艇窺望時，船上似乎一點生氣都沒有。

「船上沒有人哩，」西利爾即刻說了。可是就在他說這話的瞬間，他們就聽見汽艇上的小房裏有人走動。不一會，聽見有人打呵欠。一分鐘後，房門打開，一個人走了出來，「動手呵！」他似乎對後面的人說，「是我們工作的時候了。」

接着，便聽見小屋裏有人不高興的答允聲，一下，第二個人又出現了。「爲什麼我們不能照往常一樣，白天工作呢？」他不平似地說，「我討厭這白天睡覺，夜裏工作的事！」

「我不知要告訴你多少次，」第一個人回答，「因爲那幾個孩子每天到處跑着，我們在白天工作是很危險的。」

「呸！」他的同伴說了，「那些小孩子怕把你嚇瘋了。只是因爲他們偶然在島上發現了那個

洞，又找着路走進那鑛坑裏去——把他們自己的魂都嚇掉——難道你就以為他們也在搜尋那寶物嗎。哼……」

「喂，閉住你的嘴吧。」第一個人命令地說，「我是這件事的首領呀。來吧，我想我們還要作兩個星期的工作，然後才能得到那些東西。如果我們只是站着空談，時間還要再延長得多哩。」說着，他便從船上走上岸來。他的同伴在船上提起一筐食物，也跟着上岸。兩人同向那大洞口走進去了。

當兩人的脚步已逐漸在遠方消逝之後，西利爾站起身來。「走！」他向他們喊道，「我們趕快回家去。」

「你是想回去告訴舅舅，是不是？」在他們划着小船的時候，麥利這麼問了。

「還沒有到時候，」西利爾回答。「我們還有兩星期的時間來找尋這批寶物，以免落于賊人之手。」

六 夜襲

在他們訪問「走私者之灣」後，隔了幾個鐘頭，當公館裏所有的人都入睡的時候，有人在敲着麥利的寢室門。

「進來，」麥利迷迷糊糊地說，因為她已經半睡着了。於是，西利爾和寶貝兩人偷着推門而進，走到麥利床邊，就在腳底下一邊一個地分着坐下。

「起來，小妹妹，」寶貝說，「我們進來開一個作戰會議哩。」

「明天開不行嗎？」麥利磕睡地說了。

「不，明天不行！」西利爾回答。「今夜天上有雲，月亮也躲着的。如果等到明天，也許天氣好，月色明，那麼我們的行動就有被發現的危險了。」

「被發現？」麥利問，此刻已完全清醒過來，「你們打算要做什麼呀？」

「我們打算去夜襲敵人，」寶貝說了。「我們要你跟着來幫一個忙。」

「夜襲敵人！」麥利重複了這幾個字，「呵，你們要當心呵！你們以為這樣做是對的嗎？」

「自然是對的！」西利爾說，「那些傢伙們，不是到這裏偷我們的寶物的嗎？他們完全都是些賊呀！你來不來幫忙？這是並無危險的。」

「我自然要來的！」麥利叫了出來，對於他們以為她害怕不敢來，頗為憤慨。「但是請你確實告訴我。你們打算做些什麼事。」

「你等着瞧好了。」西利爾回答，「現在是十一點鐘，我們在十二點鐘開始。如果我是你的話，麥利，現在就先把衣服穿好，然後躺下睡它一個鐘頭。寶貝和我會來叫醒你。還有，」當他們將要離開麥利的寢室門口，西利爾又說，「穿上一件暗色的東西，以便不容易給人看見。」

於是，麥利穿上她所有的衣服中最暗色的一件，躺下來企圖睡一覺，但是她太興奮了，再也不能入睡。當午夜的鐘聲從大廳裏的大鐘隆隆然響了起來，西利爾伸一個頭到她房間裏看時，麥利已準備齊全，準備出發了。

「好得很！」他低聲說了，「你穿上了你的橡皮鞋了嗎？那很好，走吧，不要弄出一點聲息來。家裏的人通通都睡着了。」

三個孩子偷着走下樓來。一次，有一道樓梯響了一下，在那寂靜的房子裏，好像全屋都聽見了似的，把他們嚇得停住了下來，深怕有人聽見這個聲音，走下樓來調查。

但是並沒有人下來，因此他們又往前走，安全地來到過廳。他們走入餐室之中，從窗子裏爬出到外面。不久，便跑下小巷。一直到海岸邊來。

「你們兩個拿的是什麼呀？」麥利問，她看見他們弟兄兩人，各提得一個小包。

「不要說話，」西利爾回答。「你即刻就會知道的。」

幾分鐘後，三個孩子已到了海岸，西利爾帶路，跨過沙灘走到放小船的地方來。麥利才看出寶貝所帶的小包，乃是一床舊臥單和一團線。孩子們把臥單撕成條子，用它裹住槳和槳環。麥利沈默地望着他們做了一二分鐘，看見他們包紮時是那樣的笨拙，她便從他們的手裏接過布條，不久之後，就把槳和槳環裹得整整齊齊的。

「你看，」她說了，「這就是有一個女孩子和你們在一塊的好處。現在，你們儘可以放心划船，不怕有聲音了。可是剛才照你們那樣的裹法，一點也沒有用的。」

把船推入水中乃是一個很困難的工作。但是他們一寸一寸的慢慢地推，從沙石上推過，終於沒有作出很大的聲音便進入海水之中了。

現在，這冒險的危險部分開始了。周圍和漆一樣地黑，他們連走私者之灣後面的那塊陸地都看不見。但是他們確知那陸地是位於右方，因此便把船指向這面而進。他們越划越久，好像這路比往常還長，孩子們不禁懷疑着他們划過頭了。正在這個時候，寶貝睜大着眼睛向水的那一面望去，突然喊道：「在那裏了！」次一瞬間，那陸地的黑影便朦朧地出現在他們的前面，他們的小

船，也撞在崖下面那一條沙灘的邊上了。

「走出船來！」西利爾低聲命令，他們一個個爬出小船，走上沙灘，把小船繫好之後，才一步一步地在亂石中摸索着，向着走私者之灣前進。

這是一個很長而困難的進行，因為他們不敢點燈，只有在暗中亂撞，時時被散在沙灘中的岩石撞着，撞得腿上身上都是傷。不久，他們已走進走私者之灣，這裏比外面還要黑暗，他們只有摸索着向着灣盡頭處的那洞口而進。

最後，他們終於達到那一大塊巨岩，就是那天下午他們躲的地方。他們便在這裏躲了，緊張着兩眼和兩耳，以便偵察敵人的動靜，但是周圍非常寂靜，萬籟無聲，在他們前面幾碼處的那艘汽艇，也並無一點燈光透露出來。

「你們現在還打算做些什麼呢？」過了幾分鐘後，麥利低問了。

「我們打算把那艘汽艇弄沉！」西利爾回答。「約翰告訴我那汽艇所在之處，約有三十呎深。寶貝和我已帶了一些器具來，我們打算在那船底鑿一些洞，讓海水鑽進去。那些傢伙到明天早晨發現汽艇已沉時的樣子，我真想看一看。寶貝，準備好了嗎？周圍一個人也沒有，我們就開始幹吧。」

「呵，當心呀！」麥利叫喊着，「如果那船沉在你們頭上……」

「我們會當心的，妹妹，」西利爾說，「你的任務是在這裏守望着，防着那些傢伙不意地歸來。你走進那洞裏去，躺在地上，把耳朵貼緊地面。如果聽見有脚步聲響，便向我們打招呼。你該願意作這個事，對麼？」

麥利可是很不願意。一個人獨自走進那黑漆漆的洞內，那怕只走幾碼路，她都不高興。但是她不願說出口來。於是，看見西利爾和寶貝安全地走上汽艇，又聽見他們低聲地說船上並沒有人之後，她便走入洞內，担当起哨兵的職務來。

洞裏非常陰暗，非常怕人。不久，麥利便感到害怕起來。加之，這裏又是那樣的冷，躺在地面上聽脚步聲，又是這樣的不舒服，她心裏想他們怎麼還沒有做完，時間多長呵！到這時想來已把足夠的洞都鑿通了，怎麼還不見他們下來呢？麥利實在等得不耐煩，正想走出洞口，向他們問問究竟弄完沒有。剛好在這個時候，遠遠地傳來了聲響，告訴她有人向着這面走進來了。

幾秒鐘間，她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大吃驚了，動撞不得。如果這些傢伙走來看見有人正在沉他們的汽船，他們將要怎麼做呀？接着，她霍地跳起身來，跑出洞口，低聲喊道：「西利爾、寶貝，快，快！他們回來了！」

「好的！」西利爾回答。「我們下來了，工作也作完畢了。」麥利此刻才注意到她聽見從汽艇中，傳來一種汨汨之聲，原來是海水正往船裏鑽。一瞬間後，兩個孩子已回到岩上。「再等等，」西利爾說。他彎身下去，把汽艇繫在石上的纜索砍斷，用手一推，那艘汽艇便離開岸邊，向外漂去。

「好了！」他勝利地低聲說，「那些傢伙們永遠見不着他們的汽船了。它就快沉了。」

這時，麥利已緊緊握住她的兩個哥哥，拉着他們離開那裏。也剛剛恰是時候，因為脚步聲已來得非常的接近，他們甚至聽得見來人們沈重的談話聲。

現在，孩子們可真高興，夜是這樣的黑，因為暗夜把他們從敵人的視線遮住。他們一點不被

看見，慢慢走回小船停泊的地方來。

突然間，從他們的後面來了一聲呼喊，接着，便是沈重的脚步聲響，四處奔跑着。一下，一個發怒的聲音說了：「我告訴你把船繫好，緊緊地繫好。你看船漂去了！趕快下水去，泅過去把它拖回來！」在那沈靜的暗夜中，只聽潑刺地一聲水響，幾秒鐘後接着來了一個叫號：「船沉了！沉了！一定有人到這裏來過，把它鑿沉的！」

孩子們更不等候，急急忙忙地把小船划過海灣，來到岸上。他們靜靜地把小船拖上岸，又從槳和槳環上解去包裹的布，一切都照原樣弄好，這才回到舅舅的公館來。

「作得不錯，」當他們從海岸爬上窄巷時，西利爾笑着說了，「我們至少在暫時之間，已停止了那些強盜們的活動。你們記住，切不可對人說我們今夜的事。」

說後，他跟着兩人從餐室的窗子爬了進去，把窗子關上，再悄悄爬上樓，各自倒在自己的床上，一下就睡着了。

七 老女巫

孩子們在廢坑中迷路的那一天，曾看見兩個人在路上行走。此刻，他們便沿着這條路走去。大家都不說一句話，因為彼此都在想着那藏匿着的寶物，想着要用怎樣一個方法，才能够發現那隱藏的地方。他們走了一會兒之後，便來到一個地方，這裏，路繞着一座巨岩而彎曲着。正在這個時候，前面有脚步聲響和談話的聲音傳到他們的耳內來了。三個孩子連忙停止前進。

「我告訴你那是那幾個孩子幹的！」一個粗魯的聲音說，帶着憤怒。「自從他們來了之後，一

切事都弄糟了。如果我們再不當心，我們也許會走到監牢裏，還能夠到什麼……」

說話的人和他的同伴轉過巨岩，就撞見這三個孩子，他立刻停嘴不說下去，只是站着惡狠狠地向他們望。這兩個人都是強壯而粗魯的大漢，暫時之間，西利爾以爲他們要準備來打他兄弟三個了。可是其中一人把他同伴的袖子拉住，在他耳裏悄悄地說了一句，大約是：「現在不忙動手！」於是他們再狠狠地向孩子們望了一眼之後，兩人繼續他們的路程。

「我害怕這兩個個人！」麥利說，望着他們的背影。「你們想我們是不是應該去告訴李查德舅舅，讓他自己去找尋這藏着的寶物呢？」

「現在還不是時候，」西利爾說了。「這兩人害怕我們，比我們怕他還甚。你剛才沒有聽見他們談到監獄嗎？而且他們並拿不定是否確係我們沉掉他的汽艇。我們再往前走，看這條路究竟通到什麼地方。這是第二次我們在這條路上遇着他們了。也許我們會發現什麼。無論如何，我們權當散一回步。」

於是，孩子們繼續沿着這山道向前走。不一會，他們來到了一間小小的石頭砌的茅屋，剛好在一座矮岩的下面。茅屋的前面是一個小庭園，裏面一行一行地盡都是小而碧綠的植物。茅屋門口一張椅上，坐着一個古老的婦人，一身穿的都是黑色，臉上一個鉤形的大鼻子，滿臉都是皺紋。

「這是個女巫呀！」麥利叫喊着，緊緊抓住西利爾的手臂。果然，這位老太婆看去真像一個女巫。更巧的是在她的裙邊，有一隻大黑貓偎傍着，它看見這三個孩子便拱起背來，想要跳來襲擊的樣子。

「規矩些，尼洛，放規矩些！」那老婦人說了。隨即以兩顆小而明亮的眼珠，向着三個小孩一望，笑了一笑，說道：「孩子們，你們以為我是女巫，對麼？唔，不錯，他們叫我女巫蓓蒂。但是請你們注意，我是個好女巫，不是一個壞女巫。我能替受苦的病人治病，並不為害他們。」

「走近來，親愛的，」她又說了。當他們走進園子裏面時，她又向着每一個都瞧了許久，但看得最久的是麥利。「呀，小姐，你和你母親年青時相像。她小的時候，我不知抱過了多少次呀。是的，我以前曾在那大公館裏當過用人的。那時還是李查德先生的父親在當家呢。現在呢，我老了不中用了。只是種一點藥草，製一點藥。李查德先生讓我住在這裏，每天叫小約翰替我送吃的東西來。你們在這裏等着，我去拿牛奶給你們喝，也許還有一兩塊糕呢。」

老婦人蹣跚地走進茅屋，不一下拿着一隻罐子出來，裏面滿裝着新鮮的甜蜜的牛奶，一手拿着木盤子，裏面一大塊糕。孩子們吃着十分香甜，老婦人看着那大塊的糕餅一下就鑽進他們的肚裏時，不禁又微笑了。

「這糕很好吃呀，親愛的，」她說了。「我雖是這麼老，也知道一兩件事的。你們要想找出那屈萊墨恩家的寶物，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的？」西利爾大吃一驚，問了。

「你不要管它，」蓓蒂說，「我怎樣知道你們今天會來，先替你們準備下好吃的糕餅呢？但是孩子們，你們要當心，要注意，因為有壞人也在追求這寶物呀。他們甚至於跑來訪問過我，打聽我對於這些寶物知道些什麼。但是他們却弄不過我呵！」說到這裏，她狡猾地笑了。

「我，但是，」西利爾說，「你真知道這些寶物藏的地方嗎？」

「喲，喲，」老婦人說，「別問這麼多的問題，年青的。你們還是繼續地去找，如果你們發現給那些壞人打敗的時候，就來找我老蓆蒂，也許我可以幫你們的忙。但是決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說到此，她的聲音逐漸低抑而柔和起來，「寶物終於要被你們發現的。我確實知道，因為那些寶物不是等着你們來有幾百年嗎？你聽！」她突然間停止下來，舉起一隻皺紋的手命令大家沈默。「我的耳朵老了聽不清楚，但是我聽見一個年青的人的呼聲，在求救呢。呀，你們聽，又來了。」這時，三個孩子清楚地聽見一聲微弱的叫喊，就在懸崖下面不遠一點不知什麼地方發出來的。

「快！」西利爾霍地跳了起來「下面有人在那裏，潮又快進來了！」

「等一下，孩子們，等一下，」蓆蒂說，她蹣跚地走入茅屋之內，幾秒鐘後，牽着一大捲牢固的繩子走出來。她把繩子交與西利爾和寶貝。「拿去，孩子們，拿去，趕快走。」她叫了說，「海發怒的時候是非常殘酷的。下面海中正有一個年青的女子在求救，要不然就是我聽錯了。」當孩子們向着岩邊跑去的時候，他們才第一次意識到大風已經起了。遠遠在海的那一面。一大片黑雲正向他們急馳而來，同時，他們的耳朵裏面充滿急浪打在海灘岩石的吼聲。

他們到了岩邊之後，便伏身下來向前望去，三人齊聲叫喊着。果然剛才那呼救的聲音又聽見了。這一次，他們看見一個白色的東西，從一個窄狹的暗礁頭上，被打到差不多到急浪所能及的地方。

「我們得趕快去！」西利爾說了。「不一會，海水便會把那暗礁淹沒了。」
三個孩子幸好都是童子軍，知道所有結繩的法子。不久，那條繩子的頭便牢牢地綑在近旁的

岩石之上。西利爾在另一頭結上一個孕繩結，把來套進他的肩膀，告訴他兄弟妹妹兩個，準備把他從岩邊吊下去。

「等一等，哥哥，」寶貝說，「你是我們三人中的最大最重的一個，我和麥利決不能把你從下面再拉上岩來。我看我去的好。」

「他的話對，西利爾，」麥利說了。因此，西利爾只好不願意地把自己的地位讓給寶貝。他和麥利兩人開始把寶貝從岩上吊下去。

從懸岩下到暗礁那求救的地方，這是寶貝永遠都不能忘記的一次旅行。這時，風越吹越強，把他向着岩壁不住地撞來撞去。最後，他終於達到暗礁之上，才發現在那礁上一個角落裏，有一個驚慌害怕的女兒，身穿顏色衣服和裙子，在那裏縮做一堆。她的全身都被浪花浸得透濕了，此時，那些水煙飛沫已經飛越過暗礁頭了。

「趕快！」他叫了一聲，因為潮已狠狠地來了。他把繩子牢牢地網在這驚怕的女兒身上，然後舉起信號，叫懸岩上的兩個人先把這女兒拉上去。

在岩上的西利爾和麥利，要把下面這女孩子拉上來，確是很困難的工作。過後，那老婆子蓆帶也來加上她的微弱力量，但還是不容易把她拉了上來。可是更困難的還是在下面的寶貝，一身濕透，焦急着繩子會不會下來把他拉走，免得給海浪捲去呢。

他緊張着兩眼向上面望，看見那小女兒慢慢地逐漸往上昇，一方面海潮越漲越高，一吋一吋地加起來，風也越吹越厲害了。

有一次，有一艘漁船掠過，寶貝向它大聲叫喊。揮動兩手以換起船上人的注意，心裏想也許

從這方面去找援助，比較要快一些。但是船上的漁夫們並沒有看見他。一會兒那艘船便在水煙之中消逝了。

海水此刻已打上礁頭，寶貝向上一看，安然地吐了一口氣，原來那根繩子很快地向他落下。可是現在，又另起了一個新的困難。在那暴風大作之中，繩子的這一頭因為沒有重物，便在空中飄來飄去，寶貝站着想伸手去抓，老是抓不着。

寶貝到了這個時候，才開始感到絕望。他曾想到拚着小命，跳去去抓住那繩子。可是一向那黑暗的，奔騰的海水一望，他知道如果抓不住繩子，他便要跳落其中，這樣使他停住了那狂想。但是他總得想一個辦法呀！一個比前此都要大的大浪，從礁頭上橫掃而過，如果寶貝不是拚命地抓住一片突出的岩角，早已給它沖走了。

接着，突然間一陣仁慈的風，恰把繩子向他吹來，寶貝舉起一隻熱心的手，在它沒有再被吹走之前，把繩子握住。即刻他把繩子圍在自己身上，然後才舉起信號，叫上面的人拉，他開始危險地向上昇去。對於寶貝，這上昇的可怕，差不多和他在暗礁上等候時的可怕一樣。他慢慢地向上昇去，每在中途停止一次，他都可以想像得到，就如他親眼看見的一樣，那是西利爾和麥利停下手來換一口氣，再聚集起他們的力量來。

如果他們實在拉不動他怎麼辦？如果他們的力量終於來不及，一旦放手的話，又怎麼辦呢？寶貝想到那突然一下，很快地向下落去，直落到下面的怒濤急浪之中，禁不住一身都戰慄起來。但是幸而好在他們的力量並沒有用盡，最後，他終於被拉上了懸岩，一身又硬又濕，坐在草地上休息着。一旁是西利爾和麥利，也在精疲力盡之後，坐着喘氣。

「起來！」老蓓蒂說了。「你們在這大風裏躺着，會被凍死的。」於是她領着他們到那茅屋裏去。那被救上來的小女兒，已經在房內坐着，身上裹着毛毯。她的衣物正放在旁邊一籠大火上烤乾。不久之後，寶貝的衣服也漸次乾了，當暖風鑽入他的骨裏去時，他感到週身開始舒適了。

「現在，我替你們弄點滾熱的東西喝，」蓓蒂說，她便忙忙地四處張羅起來，把一些不同種類的野草葉子，放進一壺水中，把壺放在火上煨着。在這個時候，那被救的女兒向她的救護者深深道謝，大家互通姓名，原來她的名字叫希比娜。

那熱水並不好喝，當蓓蒂認為西利爾和麥利的需要，較其餘兩人為小時，他們非常地高興。但是蓓蒂非叫他們把手上的水分喝完不可。喝完之後，他們果然覺得身體十分好過。

衣服一下子就乾了，當小孩子們向老婆子告別的時候，麥利問蓓蒂她怎樣處理這小女孩子。「她是個吉卜賽姑娘（註），」老婦人回答了，「我會照應她。我敢說她的家人一定離此不遠。現在，孩子們，記着我所說的話，如果你們感到事情十分棘手，那些壞人們有發現寶物的可能時候，便到我這裏來，我也許能幫你們一點忙的。」

「我們一定來。」麥利回答了。

「我們要來！」西利爾和寶貝也說。「謝謝你的糕和牛乳呀！」

（註）吉卜賽為歐洲一種浮浪民族，居處無定，常在野海外海邊野營。

八 落入敵手

自從這三個孩子和蓓蒂結識之後，又過了兩天。她們每天這裏搜搜，那裏又去查查，差不多

的地方都探訪遍了，還是不知道那些寶物究竟藏在何處。

「今天我們不去探查，我們帶着食物真正到野外去玩。」麥利在吃完早餐後，這樣提議，她兩個哥哥也贊成了。老實說，他們連日探查寶物，也有點感覺厭倦，又正如西利爾所說，實在弄不了的時候，舊蒂會幫他們的忙的。而且，如果真到了最壞最壞的境地，他們可以據實告訴李查德舅舅，先把那兩個惡人捉住，免得他們把寶物帶走。

於是，管家婦屈拉斯哥太太給他們包好了一頓上好的中餐。他們便出發到這邸宅後面小山背後的原野，去作探險旅行。這天早上天氣好極了。三個人都是很健步的少年，他們就不停地直往前走，並不考慮走了多遠，也從不回頭來看看。因為這個原故，他們沒有注意到有一個面目粗魯的男子，遠遠地跟在他們後面。他們如果停住，他也停住，並且躲在順手有可遮掩的地方。

不久，他們感覺到飢餓，這時他們已來到一條清瑩的小溪流旁邊，那如水晶一般的水，汨汨地從河底的亂石上流去。三個孩子便坐下來，打開他們的食物用膳。吃完後，三人又脫掉鞋襪，跳在清水之中玩。突然間，遠遠傳來一聲叫喚吸住他們的注意了。他們抬頭一看，看見一個人忙忙地從野原那面向他們走來。一面跑一面把他的手腕揮舞着。

「那人似乎很急忙的樣子，」西利爾說，「他有什麼要事呀！」說着，西利爾爬上岸來也舉起手腕，揮動回答。

那人不久就到他們的面前來，到河岸邊上停下來，開始用一條大紅手巾揩拭臉上的汗。「對不住跑來打攪你們，」他說了。「但是我發生了不得了的事，我希望你們的幫助。」

「他那樣子看去並不像善良之輩，可是顯然地他在憂急之中——在他一邊頰上似乎還隱隱有

淚痕。三個孩子開始爲他感到難過。

「我們自然會幫助你的，」麥利回答說，「什麼事呀？」

「是我的小女兒，」那人帶着哭聲說，「我是那面一所空房的看守人。」他用手指着他後面的一座小山，「我和我的小女兒住在那裏。她病了，我又不敢離開她很久，所以我想你們可不可到那裏陪着她，我好到鎮上去請醫生。來回有十四哩路呢。醫生來時會把我帶着坐在他的車上來。大約三個鐘頭我就可以回來了。」說後，他焦心地從一個孩子望到一個孩子。

「我們到你那裏去。」西利爾一面穿上鞋襪，一面說。他的弟妹也照樣做。即刻之間，這三個人都忙忙地跟在那人的後面，向着小山走去。

路好像很長很長，但他們終於看見前面有一所大而散漫的房子，四周都是樹木圍着，周圍還有一道高牆。那個男子引着他們，從一道生鏽的鐵門進去。裏面豎得有一大塊木牌，上面暗淡淡有這麼幾個字：「本房出租或出售。」

現在，他們來到了一個大花園，雜草叢生，荆棘遍處，以前一切的花壇草地都早已消滅無餘了。

「多怕人的地方呵！」麥利慄然地叫了一聲。接着，那人帶他們轉過一個角落，便走到正房前面來了。那房子的樣子，看去比花園還要陰慘。所有的窗子都滿蓋着污物，整個地方看去不知有多少年，沒有人住過。

「這房子看去是不大好，」那人看見麥利吃驚的臉色，便這麼安慰地說了。「但是我和我的小女兒只有這個地方好住。我們很窮，只要有遮風避雨的地方便成。你們該不會後悔來

到這種地方呀。轉到後面便是我女兒所住的屋子。我相信她正在找她的爸爸哩。」

「我們業已說過要幫你的忙的，」麥利說，「但是請你趕快去把醫生請來，這房子叫我怪害怕的。」

男子把他們帶到房屋的後面，從一道小門進去，上了兩道長長的樓梯。房裏到處都是霉臭觸鼻，麥利恨不得把所有的窗子打開，以便透進新鮮空氣來。

一會兒之後，那男子走到一間屋子的門面前停下了，他把門打開，請這三個少年進去。他們並不加考慮就進了房門，以為那男子也會跟着進來的。可是誰知道砰然一聲那門就關上了，他們又聽見一個尖銳的小聲，原來是門鎖也鎖上了。這回才聽見門外一聲殘酷的長笑，接着一個粗魯的聲音說：「年青的，你們就等在這裏吧。你們再鬧再喊也不中用，因為這裏誰也不會聽見的。請你們也不必替我的小女兒心焦，她並沒有病呀！」說完，又是一聲殘酷的長笑，他們便聽見靴聲窸窣，那人慢慢地走下樓梯去了。

暫時之間，這三個孩子向這寬大的空無一物的屋子四下望了一望，然後他們的眼睛互相驚愕地對視着。「上了當了！」西利爾低聲地說。他立刻向門跳去，開始拉着，打着，可是一切都沒有用。因為門是堅實的櫟木作的，他再打得兇兇，門連動都不動一下。

「沒有用，西利爾。」麥利抖着說。把眼淚擠回去。「我們從那裏出不去的。我們來看看窗子。」

但是窗子都是用堅硬的鐵棒護着的。而且他們所在的這間屋子，離地有三十呎。

當他們已確定不能從窗口逃走之後，三個孩子再來向屋子其餘的部分細望着。房間裏空無一

物，沒有家俱，沒有用物，地板上也沒有地毯。地上遍處都是灰塵，他們的脚印很清楚地在上面。看這樣子，這房間在從前一定是很好的屋子。因為它的天花板是用刻花的彫樑支持住的，牆上的木板也都是刻花的。

「但是，」麥利說，注視着地板上的灰塵，「在我們來此以前，一定已經有許多年沒有人來過了。」

不久之後，三個孩子只好捨去他們找法子逃出的企圖，在一個角落裏坐了下來，大家擠在一塊，彼此作伴。他們難過得話也不高興說。這麼沉默地大約過了一個鐘頭之後，突然間西利爾開口了：「我想那人並不是什麼看房子的！我相信他一定和那些搶奪我們寶物的賊連在一起，把我們誘到這裏來，免得妨礙他們的工作。」

「呵，別說了，西利爾！」麥利說，差不多哭了起來。「他們不曉得還要怎樣處治我們哩！」「大約是向家裏勒取贖款，」寶貝陰沉地說，「也許會逼着李查德舅舅答允把寶物全部送給他，然後才放我們回家。」

「我以後再不讀被賊人擄去的故事了，」麥利說，「以前讀的時候，覺得多麼有味。可是等到你自己親自嘗到這味道，才一點也不好玩呀。」

到了這時候，太陽已快偏西，房間裏逐漸陰暗下來，外面的樹木把些奇奇怪怪的影子，投在地板和牆壁之上，房間越來越暗，孩子們也就越擠越緊。接着，他們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才突然驚醒過來。

「什麼東西呀？」麥利低聲說。房間裏已經是一片漆黑，四圍像死的一樣寂靜，並沒有一點

聲音。可是他們確是被什麼東西所驚醒的。是的，又來了。一個微微的聲音，好像在他們靠着的牆背後，有什麼人在爬着走的一樣。突然間他們聽見「的達」一聲，從壁板縫中現出了一線火光來。

逐漸地壁板向後滑動，光線也越來越粗，同時，這三個小俘虜摒住呼吸，驚愕地注視着，不知道又要出什麼花樣。接着，一個聲音說道：「不要出聲，我是來救你們的。」跟着便是一隻提着燈籠的手，出現在那開着的壁板邊上，一個年青的小女兒走進他們這房間裏。他們再一看，原來是那吉卜賽的女兒希比娜——三天前寶貝從海中救上來的。

當希比娜看見這三個孩子，立刻撲上前來，叫道：「呵！你們都好好的嗎？我在你們的房子附近，找了你們一個整天，想給你們一個警告的。但是我找不着你們，剛才我聽見爸爸和那兩個壞人說，他已把你們關在這個屋裏，我才知道你們在這兒。現在，快快跟着我走。趕快！」

「你的爸爸！」西利爾說，他躊躇了一下，「那麼，你的爸爸把我們哄到這裏來的，說你有病？」

「是的，是的！」希比娜回答。「但是請你不要生他的氣。我們是吉卜賽人，非常窮苦。那兩個傢伙答允把很多錢給我爸爸，要他把你們帶到這個房子裏。你們也看到這所大房子已有多好多年沒有人住了。我們每次流浪到這裏，我的爸爸和我便把這所房子作成我們的家。因此我知道房子的這一條祕密通路。現在，趕快跟着我走，但是請你們先答允我出去的時候，不要爲難我的爸爸。」

「我們答允你，是嗎，西利爾，寶貝？」麥利說，望着她的兩個哥哥。

「是呀，我們答允！」他們兩個一齊回答了。

於是，希比娜叫他們爬過壁上的洞，她再把壁板闔上，引着他們走進一條黑暗而又窄狹的通路。不久，他們來到一列螺旋式的石階，孩子們順着這石階一轉一轉地直往下走，走得他們頭都昏了，還沒有走完。

最後，他們終於走到石階的終點，希比娜又低聲地警告他們千萬別出聲音，因為他們就要經過她爸爸和那兩個人正在談話的房間了。於是，這幾個小孩悄悄向前爬去，不久就聽見不很清楚的話語聲音，好像是他們左邊的壁內傳來似的。

「你知道的。」一個聲音說了「我們需要把他們關上兩個星期。過了這個時間之後，你就可以放他們出去。這裏我先給你一半錢，另一半到兩星期後，事情果然辦妥了，再給你。」

「好的，先生，」另一個聲音說。接着，聲音逐漸模糊下去，因為孩子們已越走越遠了。

這條祕密通路好像沒有一個止境。現在，他們又走下一列不很長的階梯。有一次，前面出現了一道門，他們又穿門而過。最後，那小女兒終於把他們帶到一面堅實的巖石的面前來。她停下來，仔細地聽了一會之後，才用手去按着一個藏着的發條，那石巖便向外轉動，露出一個黑暗的洞口。希比娜從那裏穿過，招手叫這三個小孩也跟她。

他們藉着那微微的燈籠光亮，看出此刻已走進一所大廳，他們穿出來的那祕密門，就在這廳內大壁爐的側面。希比娜出來後，悄悄地叫他們不要作聲，又把他們帶出了這間大廳，走下一條長長的過道，又穿過一道門，這才走到空曠的花園裏來。

花園中非常黑暗，因為希比娜已把燈籠丟在屋子裏了。麥利覺得希比娜正緊緊握住她的手，

又聽她低聲說：「跟着我走。」希比娜趕快地帶走過那荆棘叢生的草地，當他們走到空曠的地方，藉出微微的星光，還可辨識道路，但是在樹木下面就完全是黑暗的。他們只好摸着衝過那一叢一叢的灌木，把衣服手足都給掛傷了。最後，他們來到石牆一個洞的面前。他們從洞中爬出，外面便是大道。

「你們如果走快一點，便沒有任何危險了。」希比娜喘着氣說。「你們一直跟着這路走，走到海邊才向左轉彎。過去不遠就是你們的那大房子。再見吧！我得趕快回去，免得爸爸發現我沒有在床上躺着哩。」

「再會！」孩子們一齊說：「謝謝你來救我們出險。」

「你們爲什麼要謝我呢？」希比娜回答說，「你沒有把我從海浪中救出來嗎？一個吉卜賽人是永遠記得恩仇的。再見了！」在三個孩子還沒有說出別的話之前，希比娜已經逝在黑暗中，不見了。

暫時之間，他們都停下來，想看一看那吉卜賽女兒的影子，接着西利爾回身過來說道：「走吧！如果那些傢伙發現我們逃走了，他們一定要追趕的。」

他們便以急快的脚步，沿着大路前進。經過兩個鐘頭的步行之後，三人走到了大路和小巷的交叉點來。這條小巷便是經過他們舅舅的邸宅的巷子。

「呵，我真累極了！」麥利呻吟着；「我不知道還要走多遠呀！我希望舅舅會駕着車子來接我們！」

最妙的是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她的希望果然實現。原來突然一聲汽車喇叭聲響了起來，從轉

角處轉出兩盞汽車的燈光，滿滿地把三個孩子照耀着。一下，就聽見殺車的聲音在響，車子陡然停下了。同時，一個聲音——他們認得是李查得舅舅的聲音——高聲喊道：「謝天謝地！你們到底跑到那兒去了？我正坐着車子到警察署去，告訴他們說你們失蹤了。」

「我們真是失蹤了，舅舅」麥利爬近車子，緊坐在他的身旁時，這樣回答了。

過後當他們回到寢室互相道晚安時，麥利又說，「我們確是失蹤，在那所怕人的大房子裏，真沒有人再比我們還要失掉一切的了。」

九 屈萊墨恩家之謎

孩子們從空屋冒險回來之後，第二天起來得很遲。他們把早餐吃完，西利爾便召集了一個作戰會議。

「那惡漢們昨天幾乎把我們捉住了。」他開始說，「如果不是希比娜幫忙，我們真不知要得個什麼結果。現在，我們必須決定的，乃是我們應否把一切事都告訴舅舅，讓他使這一般人都就擒呢？或是我們仍然不露一句，由我們自己的力量去找出寶物？麥利，你的意見怎樣？他們昨天捉住了我們，可能他們還要來試一次，因為他們知道我們已經發現了他們的祕密，他們開始在恐慌了。」

麥利躊躇了一下，接着，出乎她哥哥們的意外，她說道：「我不願意給人打敗！我們還慢一點投降。而且如果我們警惕着，當心不再落入他們的圈套，我想他們不會傷害着我們的。」

「好得很！」西利爾說，「那麼，寶貝，你呢？」

「我們仍然自己幹我們的，」寶貝回答說，「我並不怕！」

「這就決定了。」西利爾說，「現在，我想最好的辦法是去看那老婆子蓓蒂，請她告訴我們她所知道的關於屈萊墨恩家的寶物。也許她能幫着我們獲到正當的解決。」

於是這天下午，三個孩子沿着懸崖走到蓓蒂的茅屋來，她正在忙着替一個痛風濕病的農夫配藥。

「啊呀，孩子們，又來看我老婆子來了？」當她看見他們三個走進茅屋裏時，她這樣說了，「謝謝你們，看見你們快活青年的面孔，真叫我高興。但是你們總有事來的。是不是還想吃我的糕餅？不，不，我看出了不是爲着這個事。」她從一個的臉看到另一個，繼續說道，「你們受了危險，我從小姐的眼色裏看出了。是不是那些壞人和寶物呀？……對，我說得不錯！老婆子一猜就準的。坐下來吧，孩子們，等我把藥弄完之後，告訴你們的故事，也許老婆子能幫助你們。」

三個孩子坐下來，看着她俯身向一隻出着熱氣的罐子窺視，時時她又用一個大木瓢在罐內去攪動着。一會兒後，她把罐子從火上提起，拿來擺在一旁等它冷下去。這回，她才轉身坐在她那舊式的直背靠椅上，細聽西利爾告訴她，他們分手以後的一切發展。

「唔，孩子們，」當西利爾說完之後，她說了，「你們看有好心必有好報。如果你們沒有救那個女孩子，你們就會被壞人們關在那屋子裏，叫你的親人們着急。現在，講到寶物的事吧。我沒有很多的東西可以給你們。但是他們都說而今的少年們聰明得很，也許你們的智慧，可以解開這些奇怪詩句的意義。我雖也知道一些事，但是在書本上却是不行。」說着，她走到一隻大木頭箱子的旁邊去，從裏面取出了一個信封，封裏有一張羊皮紙，因爲年長月久，這羊皮紙都變黃起

皺了。

「你們看吧，孩子。」她把紙頭交與西利爾。「這是李查德先生的父親在世時，我在府裏當女用人拾得的。……你在詫異爲什麼不交給老主人，對不對？因爲他是一個嚴刻的人，金錢太多了對他沒有好處。過後李查德先生當了家，我看他又是除了書本之外別的都不關心，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我知道將來有一天，會有年青的人兒來找尋這種寶物，我就交給他們。」

西利爾打開這張舊羊皮紙，其他兩個孩子熱心地注視着。上面寫的是一首詩，黃墨水寫的，已經退色了，他看了半天，才辨認出來，高聲念道：

「跟隨着屈萊墨恩眼睛的視線，

夏日太陽上昇到半個桅竿，

那裏現出了金光燦爛，

走向第三，又再向左轉，

慢慢地走上地板，

二十便到了門邊，

把紅寶石按上一按，看呀！

西班牙的寶貝就在眼前。」

這是什麼個意義呀？「屈萊墨恩的眼睛」在什麼地方？什麼又是「金光燦爛」呢？爲什麼我們要慢慢地走？」誰又看見一顆「紅寶石」呢？三個孩子互相問着，但是誰也解答不出。

「是呀，這些都是些奇怪的字眼，」蓓蒂說了，「我也曾研究了五十五年，還是解不出來。」

但是不要灰心，孩子們。只要你們拚命去找出一個解答，它一定會引你們到寶物藏埋之處的。好吧，老婆子去看看有沒有茶和牛油麵包，也許還有一兩塊好吃的糕餅。」

果然從火爐旁邊的一個大櫥裏，蓓蒂拿出了真正的康瓦茶葉，和麵包牛油出來，孩子們大吃一頓，才拿着那張紙頭回到家裏。

「我們並沒有進展多少，」他們三人沿着崖頂走着時，寶貝意氣消沈地說了。西利爾和麥利也同意這話。他們回到邸室之後，便向李查德舅舅和屈拉斯哥夫人問，他們知不知道什麼叫「屈萊墨恩的眼」。李查德舅舅笑着說道，他也知道屈萊墨恩的眼只有兩隻，那便是他的雙眼。屈拉斯哥夫人也大笑着，叫他們不要胡思亂想，還是去玩耍去。三個孩子甚至走到海濱，向米契爾屈勒格利和約翰尋問。結果仍是一樣。一直到了夜晚入睡之時，三個少年都不明白這些奇異字句，作何解釋。

第二天早晨醒來時，窗外大雨如注。他們因為不能出門玩耍，便決定先搜尋這所大房子，看是否找到「屈萊墨恩家的眼」，和別的線索，使他們走入那「祕密之門」。

夜裏，西利爾忽然想到一個辦法。他記起在大廳之中，掛得有許多肖像，都是屈萊墨恩家歷代的先祖。既然每一個人都有一雙眼睛，也許其中有一個即是詩裏所謂的「屈萊墨恩家的眼」，能够指引他們到寶藏之處。於是他們花了兩個鐘頭，西利爾爬上樓梯，一一檢查那些掛着的肖像的眼睛，他把自己的頭靠着肖像的頭，眼睛向着肖像雙眼所看的方向看去。雖是這麼費了很大的精神和努力，可是並沒有找出什麼「黃金的光榮」，也看不出那裏有什麼「紅寶石」的表徵。而且他們又發現出這些肖像的大部份，都是在尼古拉屈萊墨恩居住在這大邸室以後才畫的，所以

和寶物並無什麼可能的關聯。

這裏找尋完畢之後，麥利提議到圖書室中去找，也許那裏會發現什麼古書，記載得有這邸宅的歷史和構造，可以幫助他們。果然，在圖書室中他們遇到了較好的運氣。最初發現的是麥利，她找到了一本叫「康瓦爾古代地方誌。」她拿着這本書坐在窗沿上，隨手翻看。忽然間，她看見裏面有屈萊墨恩的字樣，接着她驚叫了一聲，使得西利爾和寶貝都走到她面前來。「你們聽着，」她說了，興奮得跳上跳下，開始念出書中的文句：「屈萊墨恩族所住的那所大邸宅的附近，有一個奇異的崖石。崖石的中央有一個洞，形如人眼。無知的土人們都叫它做屈萊墨恩家的眼——就是這個！」麥利勝利地叫起來。

「這書再告訴我們崖石在什麼地方就更好了。」西利爾說，拿過書來又繼續看了。「但是不管它，我們總已知道它是指的崖石呀，好得很，雨已經住了。我們到崖邊去到處找找，看看能否尋着這一塊有洞的岩。」

他們在大邸宅兩旁的岩石中，都去找遍，可是並沒有找到有像人眼的，他們也有點倦了。下午，約翰走了來，約他們夜裏到海上去打魚。三個孩子欣然應諾，又得到了李查德舅舅的許可，便約定夜裏九點鐘，他們到海岸邊來，一起坐船出去。

十 夜的冒險

這一夜晚，天氣非常好，還沒有到九點鐘之前，三個孩子就老早來到海岸邊，幫着約翰準備一切。接着他們就把小船推入海中，掛起一張紅色的大帆，向着外海駛去。海上的微風一直都溫

和地吹着，他們順風疾走，快活地經過了走私者的小灣，經過了燈塔，燈塔是在一個巉岩之上，就在那矗立着的海岬的盡頭處。這樣，他們來到了獵漁之處，到後，約翰便把大帆卸了下來。他們開始捕魚的工作了。

在海上釣魚是個極有興趣的事，他們幾個人全神都貫注在自己的釣竿上，一心一意地釣着，完全沒有注意到海風業已停止——甚至於老在海上，富於經驗的約翰都沒有注意到——過後，還是麥利第一次喚起他們的注意。

「你們看那大霧！」她說了，用手指着半哩以外，一片白茫茫的濃霧，正向他們籠罩着。大家經此警告，才趕快提起釣竿，同時約翰連忙把槳取出，開始向着海岸划去。這時，海浪逐漸洶湧，油似的海面不住起伏着，一點風也沒有，因此這隻重重的小船進行得很慢，雖然西利爾和寶貝各拿着一隻槳，拚命在那裏划着。即刻之間，那濃霧的第一隻白翼已慢慢地掠他們而過，五分鐘後，他們完全包圍在濃濃的，白茫茫的霧中，周圍的海，和遠方的岸，都和他們隔絕着一點也看不見了。

「嗚！嗚！嗚！嗚！」從他們的左方不知什麼地方，吹來這個聲音，穿過濃霧直達到他們的耳裏。

「這是什麼呀？」麥利驚叫着說了。因為這可怕的聲音，突然打破了這圍在濃霧中的海上的沈寂，聽去叫人毛髮直豎地害怕。

「這是從燈塔裏發出來的霧角聲，」約翰陰沈地回答。「幸好有這個角聲！如果沒有它來指引我們，在這潮水已退，上空又沒有風，周圍都是濃霧，一點方向也辨不出來，我們真不知要飄

流到什麼地方去呢。我來把船向着燈塔划去。」他繼續說：「只有這裏是最安全的地方。到霧散了再說。」

於是，他們向燈塔划着。可是雖有這可怕的角度，每隔幾分鐘就從塔那面發過來，而他們要找着一個正確的航路還是非常困難。他們努力划去，已划了二十分鐘左右，突然間這船撞進了一個不響的大浪底面，他們只覺得好像撞着什麼東西似地，接着就聽見木材折斷的聲音。一下子冰冷的海水，一大股就蓋過了西利爾的雙足了。

「我們撞在岩上，」他喊着說，「海水進船來了！」

約翰聲叫喊，用力把船向後退去。一面叫道：「快些！把我的上衣拿去塞住洞。」他把上衣踢給西利爾。「這回你們盡量把海水吸出去！我們只要使它能在水上浮上五分鐘，就可以到燈塔了。」

孩子們對於此後的五分鐘，永遠都忘記不了。他們並沒有真正地害怕，因為他們都在忙着做事。但是他們總感到一種可怕的感覺，覺得海水拚命地在爭鬥着，誓要把他們的船沈下，要把他們通通都推在它那冰冷的掌握中，不讓他們安全地到達燈塔。正如麥利事後所說的：「我們只要能夠知道我們是在什麼一個地方，也許情形要好一點。可是周圍都是濃霧，這就使得一切一切都非常可怕了。」

船上有兩隻吸水的鐵桶，正當西利爾把約翰的上衣，拿去塞住漏洞，以免海水沖進的時候，麥利和寶貝拚命用這兩隻桶把船內的海水向外倒出。同時，約翰也用盡平生氣力拚命划船。他以霧角的響聲為嚮導，向前划去。那角聲越來越大，他們也逐漸地靠近了燈塔。

可是小船已沈重非常。在幾個孩子腳邊的海水，不停地前後沖入，一直都在增加水量，更使得這船十分沈重。麥利和寶貝瘋狂地直是把水向船外倒出。西利爾又加上自己的上衣，去堵住洞口不讓海水進來。但是海水進來的量，還是遠超過麥利和寶貝所能吸出的量。小船越沈越深，它的行動也就越來越遲緩，雖然約翰十二分地努力划着。

「嗚——嗚！嗚——嗚！」

霧角不知從什麼地方發出，差不多就在他們的頂頭上響着。突然間，一聲沈重的撞響，原來這隻小船已撞到燈塔脚的一座小停泊台了。

「快些！你們趕快走出船去！」約翰叫喊着。三個孩子便連爬帶走地上了岸，緊接着約翰也上來，手裏還拿着一根長纜索。

他們上來可說並不太快，那隻小船業已沉在水中，海浪已開始打過船腹。正當他們爬到一個安全的地帶時，一聲低抑的水響，那船已沉得無影無蹤了。

「真好險的事呀，小姐！」約翰扶着麥利走上到燈塔大門的石階時，這樣說了，「但是我們總還算運氣好，安全地走到這裏。至於那隻舊船，此刻只沉在六呎深的水下，明天退潮的時候，我便可以把它打撈上來。」

燈塔的大門是鐵鑄的，約翰打門求進時，鏗鏘作響。在他們的頂頭上面，一道黃色的燈光透露在霧裏，這便是燈塔上的巨燈，正在拚命地穿過濃霧，把它們的光芒放射出去，向海上的船隻警告，一方面，在燈塔下面不知什麼地方，一艘看不見的船，也放出霧角以相應答。一下，鐵門打開，一個高大多髯的人出現在大門口，手裏提着一個燈籠。

約翰簡單地用幾句話。解釋了他們的遭遇。那巨漢便請他們進去，走上一個曲折而上的石樓階，這石階就在燈塔之內盤來盤去，一直到他們走進一個房間。在這裏還有一個人正在火油爐子上，炒着香腸。孩子們在外面經過那一番寒冷和水濕之後，來到這裏感到異常溫暖。他們都把濕靴和襪子脫了下來，幾個人圍着熱火爐站着，烘乾他們的濕衣。

「我想你們一定高興吃一點東西，和喝一口熱水。」那引他們進來的大漢說，「這是沙姆，他會招呼你們，今夜海上相當危險，我得回到我的職務去。」

沙姆十分殷勤地招待他們。他從櫥裏再拿出許多香腸，又煨上一大壺水。不久之後，約翰和三個孩子便對着熱騰騰的香腸，烤麵包，和一大壺熱茶坐了下來，大吃大喝。

接着，沙姆用盤子裝上一些香腸，又裝滿一瓶熱茶，說道：「我把這東西送給皮爾去就來。在這樣的夜晚，那燈塔頂上是非常冷的。」

「我來拿去。」西利爾站起身來說了。「我想去看看燈塔和霧角。」

「好的，孩子。你一直順着樓梯走上去，最頂上一層便是燈塔室。皮爾就在那裏。但是先穿上你的襪子和鞋子，它們已經乾了。」

麥利和寶貝也很想去看看燈塔，因此，三人把鞋襪穿上之後，便一齊帶着皮爾的飲食，走向燈塔室而去。

燈塔頂上是一架巨大的燈，周圍都是鐵柵圍着。皮爾便靠着鐵柵站着，他看見孩子們上來，說了一聲，「喲！你們替我拿飲食來了？謝謝。到這裏來玩玩，你們仔細聽一聽，好像不遠一點有一艘船似的。」

三個孩子靠着鐵欄，向那伸手不見指的濃霧中看去，又緊張着他們的耳朵仔細聽着，想在霧角聲停住之間，聽出下面的聲音。

最初，除開海浪的進退而外，他們什麼也聽不出來，接着突然之間，他們聽見微微的船在水

中進行的聲音了。

「果然不錯。」皮爾說，「海裏有一艘汽艇。」於是，他彎身靠着鐵欄大聲喊道：「喂，船！喂！喂！」

從下面傳來微微的答聲。「停泊處在那裏呀？」船裏的一個聲音問了。皮爾回答道：「等一下，我們給你一個燈光。喂，孩子們，」他轉身對西利爾道：「跑下去告訴沙姆，叫他在停泊處點一個燈。海裏那艘船已失掉他們的方位了。」

西利爾連忙跑下去，不久之後，在燈塔的直接下面亮出了一道微弱的燈光。跟着就聽見汽艇走動的聲息，再就是幾個人和在一塊的聲音。最後，燈塔的鐵門鏗鏘作響。

「今晚的來客可不少，」皮爾笑着說，「不知這一批又是些什麼人呀？」

幾分鐘後，麥利覺得有人觸動她的手臂，她回頭一看，西利爾正在招手喊她和寶貝。「你們知道來者是誰？」當他們三個人離開到皮爾聽不見的地方，西利爾對他們說了。

「我不知道，誰呀？」寶貝說。

「便是那些想竊奪寶物的人呵！」西利爾嚴肅地說，「我親眼看見他們的。他們又置了一艘新汽船。我想他們是因爲濃霧的原故，不能駛到走私灣去，所以到這裏來了。」

「呀，西利爾！」麥利驚喊道：「他們知道我們在這裏嗎？」

「知道的，真是運氣不好！沙姆告訴他們說今夜還有一批人來到這裏。他們一看見約翰，自然就明白誰在這裏來過了。現在我們下去偵查一下，只是不要出聲響。」

於是，三個少年偷偷地走下樓梯，走到起居室的門外站着。從門內傳出一個響而粗的聲音，一聽就知道是屬於他們敵人中之一的。這聲音正在說道，「現在風已經起來了，一會兒便會把霧吹散。如果你願意的話，這幾個孩子很可以坐我們的汽船回去。」接着又聽見約翰的聲音答道，「謝謝，那真是好得很！」

麥利握住西利爾的手臂，「西利爾，我們決不能坐那隻船！」她低聲地說了。

「不坐的，麥利！」西利爾回答，「走到下面來吧，我有一個計策。」孩子們一齊偷偷地走下幾段樓梯，到了離開上面房間聽不見的地方後，西利爾又才開聲說道，「我們決不能坐上那艘船。一旦坐了上去，他們便要想法子把我們藏起來，直到他們找着寶物為止。可是我們如老在這裏，也沒有法子拒絕不坐，除非我們當面揭穿出他們的爲人，這樣就不知會發生什麼事。你們知道這燈塔在退潮的時候，可以從一羣露出水面的岩石走到岸上去，我想這時潮水已退，岩石都會露出來了。如果我們從這裏走到對岸，我們便不難爬上那海岬去。前幾天我曾到那裏去看了來。那裏有條小路上去，很容易的。——這就是我的計策，你們願不願意試一試呢？」

「願意！」兩個人齊聲答允。「但是約翰又怎麼辦？」麥利問。

「約翰不要緊的，」西利爾答道，「那些傢伙們對他並無敵意。走吧，我們已沒有很多的時間了。」

在鐵門後面；他們尋到了一捲堅強的細繩，西利爾便把它來放在肩頭上，心裏想也許有用得

着的時候。接着，他們偷偷地開了鐵門，在暗夜中走了出去。

風已刮了起來，正如那人所說的，把濃霧變成一大捲一大捲白雲從地上驅逐而去。明月時時從雲中現出，孩子們藉着這出入不定的微光，看見前面一線巉巖的岩石，從燈塔腳一直伸向那黑暗的對岸的山岬去。

「我們用這繩子大家繫在一塊，」西利爾提議說，「如果有一個人落在水裏，其他兩個便可把他拉起來。」

這樣，三個孩子便用繩子互相繫着，西利爾在前，麥利在中，寶貝在後。他們照這次序向着水上的岩石走去。

行程是非常的艱苦，所幸他們穿的都是橡皮鞋子，勉強能行，走了一半之後，第一次發生事故了。原來西利爾爬上一個扁平的岩頂，看見在幾尺遠的下面，以為是一些堅實的沙地。他等着麥利爬上來後，便向那沙地跳下去，誰知那沙地乃是一片水，西利爾因此掉在水中。

當他從水中浮上來後，麥利和寶貝拉他上來，坐在岩石上，禁不住大笑着。

「有什麼好笑的呢。」西利爾不高興說，「我以為那是堅硬的沙地呀。」

「我知道，」麥利吃吃地笑着說，「我也認為是沙地，我差不多跟着你跳下去了。呵，我真高興沒有跳。」

但是不久之後，麥利和寶貝也遇着同樣的壞運，西利爾領路，沿着一條窄窄的礁石走，這礁石的一面便是大海。當他正走着的時候，忽然聽見身後一聲叫喊，緊接着便是兩下水響。他本能地用手抓住前面突出的花崗岩塊，幸而好他抓住了，因為他即刻感到圍住身體的繩子，很兇猛地

朝着海中拉扯着，如果他沒有握住那塊突出的岩石塊，他一定會被拉到海裏去的。

西利爾回頭來看，看見麥利和寶貝兩個都掉落在海裏，正拚命向岩石浮水過來。但是當時潮水正以極大的力量退着，他們的努力成了無用。若果不因有那一根繩子，兩個孩子便要隨着潮水被掃到海外去了。

「不要鬆勁！」西利爾大聲喊着。他等着剛才繩子的拉扯，鬆弛了一會之後，才把一隻手從岩塊上放下來，把繩子緊緊地在一塊突出的岩尖上繞上兩三道。這回把身體的緊張緩和了後，他用手拉着繩子，開始將麥利和寶貝拉上岩石來。

麥利首先爬上礁石，一身水淋淋地，又怕又驚地爬了上來。接着寶貝也爬上來了。牙齒抖戰着叫他們兩個趕快往前走，因為他感到非常寒冷。到了這到時候，運氣好，他們已走過了最難走的部分，再走了五分鐘，他們已到了山岬下一條窄窄的沙洲上面來了。

他們在周圍找了一下，找到了那條小路，仍然照着來時的次序，開始向山岬爬上。這時，濃霧已經完全散開，月亮清晰地照着。因此三個孩子一點事故沒有，便爬上了岬頂。一身累得氣喘着，可是却因此感到週身都很暖和了。

「你們看！」寶貝叫了說，他在懸崖的尖頂歇下來，指着那面的燈塔。

「走吧，」西利爾解去身上的繩子，說道，「我們跑回家去取暖去。約翰此刻已經坐了他們的船早到了。他一定要到舅舅家裏來打聽我們的下落的。」

果然，當他們跑到沙灘和邸第間的小巷子來時，約翰正焦急地也向着舅舅的邸宅走去，報告他們的失蹤。幾個人相會，約翰看見他們安全回家，心裏放下一塊大石，連剛才因他們悄悄私自

逃走，使他着急的憤怒都忘記了。

「我們這次又逃過了！」他們偷偷地走上樓階寢室去時，西利爾悄悄地對他們說了。這幾個孩子原以為要到第二天才能回來的。此刻邸宅之內，所有的人們都通通安寢了。

十一 怪屋

自從在海裏面遭受這一次冒險之後，三個孩子暫時對於海上的生活，不必再去嘗試。而且正如麥利所說，他們必須去找到「屈萊墨恩的眼睛。」還要很快地找到，不然的話，那些傢伙們既新有一艘汽艇，說不定在轉瞬之間，就會把寶物帶走。

於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孩子們雖受了一夜驚苦，但誰也不覺得身心上有什麼不好，他們向管家婦要了三份午餐，便又出發去追求他們的目的物。

「今天，我們向內陸發展。」西利爾對他們說，「昨天我們在那些懸崖裏並沒有找到像眼睛一般的東西，所以我們換過方向，到邸宅後面的荒地去，也許運氣要好些。」

在那荒地裏，也有不少的石。可是他們從一個岩走到一個岩，雖是細細地查看着，並沒有找到什麼和人眼有一星兒相像的東西。

「這真像乾草堆裏尋一顆針一樣了。」麥利不久就暴躁起來，「在我們周圍，不下數百個岩石哩！」

「你的話很對，」西利爾也陰鬱地贊同了。「我提議吃午餐，吃了後再繼續搜尋。我已經餓得慌了。」

他們便在一塊生草的凹地坐了下來，把食物籃子靠着一個大岩放着，大家吃起來。吃完午餐之後——天氣是那樣地熱，他們由不得一起都睡着了。

一陣腳步聲響，雖然人還在看不見，把他們驚醒。西利爾爬到凹地的頂頭向外一看，隨即招手叫麥利和寶貝來到他的身邊。在他們前面不遠一點，一個寬肩闊背的大漢，背向着他們，正在以着堅定的脚步，沿着一條荒地上的小路，大步大步地走着。麥利吃了一驚，慌忙把他們拉下來藏着，「那是我們敵人中的一個呀！」她興奮地低聲說：「我認得他穿的衣服。」

「不錯，是的，」西利爾也說，向那越走越遠的人望了一眼。「這傢伙到這裏來幹什麼呢？他好像很忙急的樣子。」

「我們跟着去看一個究竟。」寶貝提議了。「你們看，他已經從那高坡上下去看不見了。走吧，他看不見我們的。」

三個少年跟在這大漢的後面，一直走了三個鐘頭。他們有時上坡，有時下谷，時時都當心着不讓那大漢發現他們跟在背後。他們跟着追逐是如此的熱心和興奮，簡直連時間和遠近也都忘記了。

最後，那大漢走下一個谷地看不見了。孩子們趕着跑去一看，原來在他們的下面，是一棟舊時大城堡的廢墟。那大漢已經無影無蹤，可是幾分鐘，他又從一個大圓石的後面現了出來。他忙忙地周圍看了一眼。便急急地橫斷過一條草地，從那廢墟的大門口鑽進去。

「這傢伙真大胆！」一個聲音在他們後面這麼說了。孩子們回頭一看，在他們身後是個鄉下少年，年紀約有十六歲的樣子，正坐在岩石上，以着友誼的笑臉，對着這三個少年。

西利爾首先從驚愕之中恢復過來，「爲什麼說他大胆呀？」他向那鄉下少年問了。

「因爲在那城堡裏有鬼哩！」

「有鬼，哼！」西利爾驚喊了一聲，他是素來不相信這一類東西的。

「我曾看見過這些鬼，並且聽見他們說話。」那鄉下孩子不高興地說。

「對不起，」西利爾說：「請你告訴我你最近一次看見鬼，是在什麼時候？」

「前幾天，」那少年回答道：「我看的羊子有一個迷失在那隧道裏面，我想既然是在白天，我可以追了去把他找回來，不至於遇着裏面的鬼。但是，你相信嗎？他們真在那裏。那時我正捉住了我的羊子，同時我看見屋子裏有燈光，從裏面來了一個可怕的笑聲。嚇得我掉頭就跑，一直跑到家裏停下來。以後我再也不敢到那城堡中去了——就是你給我五十鎊我也不去！」他反抗地作了這個結論。

「隧道！」西利爾驚叫道：「這隧道是作來幹什麼的。」

「我不知道，」那鄉下少年回道：「最少，我只知道以前兵士們曾從那裏逃出，如有敵人從前面攻進來的話。可是這是很久以前的事。」

「請你帶我們去看看，」西利爾說。

「什麼！」那孩子喊道：「你們不怕鬼嗎？這可怪啦，你們比我還要年輕！那就走吧。我可以帶你們到隧道的起頭處，可是不要叫我走下去，是不去的，就是給我一百鎊我也不去。」

那鄉下少年從岩石上起身，帶着西利爾兄妹三個走下一個小小的山凹，來到一個岩石的前面停住。在這岩石的背後，一個山腹下，有一個黯黑的洞子。「就是這裏，」他慌忙地說：「現在

我要去了。鬼真叫我害怕，真的。」這樣說着，他忙忙地離開那裏而去。

「我可不走進那洞裏去！」麥利決然地說。

「別這麼孩子氣，」西利爾說道：「那裏有什麼鬼呢，難道你沒有看到這是最好的方法，走到那城堡之內，打聽我們的敵人在做些什麼，又不會給他們看見，去，去，好妹妹。我們跑了這麼遠，終不成給一個鬼的故事嚇了回去。我帶得有電筒的。寶貝，你是要去的，對不對？」

「自然要去，」寶貝回答說，麥利想與其一個人獨留在外面，倒不如還是去的好，所以她也只得跟着她的兄弟們一塊兒進去了。

隧道裏面十分陰暗，又非常森冷。他們走了好幾百步，什麼也沒有遇着，什麼也沒有聽見。接着突然一下子，一點預告也沒有地，那可怕的沈默給一個回響的大笑聲打破了。這一聲響使得三個小探險者停住他們的脚步，背上打着恐怖的冷戰。

麥利一聲驚叫，回頭就跑，寶貝也緊緊跟在後面逃，但是西利爾一步也不動，不久以後，她們兩個便聽見西利爾靜靜地叫她們回來。

「那是什麼呀？」麥利胆怯地重複走進隧道，低聲地問了。「是不是有鬼？」

「自然不是鬼！」西利爾答道：「那就是我們敵人的笑聲，這隧道逼窄，回聲使它變得奇怪而可怕。現在，我們趕快進去，那裏還另外有一個人和他正在一起哩，我很想知道他們在談論些什麼。」

麥利和寶貝很安心地聽見那可怕的聲音，並不是別的什麼，仍是普通人的笑聲，便跟在西利爾的後面走進。他們一直走到一個地方，這裏隧道的上部業已倒塌，把去路擋住，只留下一呎高

的一個洞。在這個障礙的那一面，孩子們可以看見一個燈籠的燈光，掛在一間石頭砌成的地下室裏。他們雖然看不見說話的人，但却聽得見有兩個人說話的聲音。

「那麼，事情進行得很順利了，黑爾茂？」一個聲音這樣說，這聲音是他們沒有聽見過的。

「進行得非常順利，首領，」另外一個聲音回答。這聲音便是孩子們跟蹤而來的那個人的。

他又繼續道：「新汽艇昨天已經駛來了。運氣好，我們大約在星期六晚上，便可把寶物得到手。最近這兩天來，事情進行得比我們所想的還要快。」

「很好！」那被稱為首領的說了，「今天是星期四。我就下命令叫汽艇準備着，在四十八小時後離開海岸。還有一件事，我叫你誘拐那幾個孩子而你却讓他們逃走，這事怎樣？如果他們去告發我們時，怎麼辦？」

「他們不會的，首領。」黑爾茂很有自信地回答。「他們非常熱心想自個兒去發現這寶物。他們也確有這個聰明。如果我們還離目的地很遠，我自然不惜任何犧牲，要設法把他們弄開，他們當然有告發我們的可能，但是如果他們想這樣做，他們應該早已做了。現在，我們差不多已把寶物弄到手，我想頂好就讓他們去，以免拐走之後，警察出來調查訊問，這是說他們如果突然失蹤，必不可避免的事。而且這幾個孩子已找着了一首詩，這就够他們研究，直到我們把寶物運走後，他們還解決不了哩。」

「他們找到了一首什麼？」首領不耐地問了。

「前天，我看見他們走到那老婆子的家裏去，」黑爾茂繼續說：「我就躲在屋子背後，偷聽到他們所說的話，他們先開始向老婆子詢問寶物的事，她就給他們一張紙頭，上面寫着一首詩，

據說詩裏藏得有寶物埋藏的地方。」

首領聽了之後，很生氣地叫着，「你這傢伙！」他吼也似地說：「如果他們把尼古拉屈萊墨恩留下來的線索得到手，他們便可先於我們之先，得到這寶物了！」

「不必害怕，首領，」黑爾茂笑了一笑，「那線索並沒有這麼明白，開首提到什麼屈萊墨恩的眼睛，隨後又講這什麼「金光燦爛，」什麼「一個紅寶石」等。我告訴你這些弄得我都迷迷糊糊的。只除開了那頭一句。」

在一頭竊聽着的三個孩子，互相抓住手臂期待著。他們所無法了解的「屈萊墨恩之眼，」不是敵人會替他們解答出來呢？是的，那首領已在問黑爾茂他所懂得的一句，是些什麼。

「是這樣的，首領！」黑爾茂繼續說：「第一句是說跟着屈萊墨恩之眼的視線，前幾天，我在那大邸宅上面的荒地裏走着時，無意中撞見一塊大岩石，上面有一個洞，就和人眼一個樣。我完全是偶然發現的，因為這塊岩石幾乎完全埋在一叢小灌木林裏，那些孩子們決想不到在那些地方去尋找的。但是那確是「屈萊墨恩的眼睛，」一點不錯。若不是我們已快已到手，倒值得去把那首詩奪來看看。」

「唔，」首領沈思地說了，這時西利爾用手觸着寶貝和麥利，示意叫他們走。三個孩子始向原路偷偷地爬回。他們已經把要聽的話都聽到了，再聽下去只有增加他們被發現的危險。

可是突然之間，在他們身後只聽見一陣脚步聲響，一聲狗吠，驚破了那陰森的沈默。

「那是什麼？」他們聽見黑爾茂在問。

「我想是甲克在追逐兔子吧，到這裏來，甲克！」首領說了。

可是那隻名叫甲克的小狗，業已發現這三個少年，便停住用很生疑的眼光，向他們注視，它想這三個孩子來到這裏，離它的主人這麼近，是做些什麼呢？它正想開口一陣吠叫，這一來一定會被敵人把這三個孩子發現了。剛好在這個時候，麥利以着極泰然平靜的態度，取出她們午餐吃剩的一塊糕餅，伸手遞到甲克的嘴邊。

甲克嗅了嗅，這是他所能了解的東西——食物。它也許他們並非敵人，它便搖着尾巴把糕餅銜去，躺下來嚼吃。同時，孩子們趕快退出隧道。

「好險的事！」當他們走到太陽光底下，寶貝這麼叫了一聲。西利爾拍着麥利的背，說道：「有你的，小姐！如果不是你這樣做，我們一定會給他們發現，我想那個叫首領的是誰呢？這樣子看去，我們的敵人確是有組織的一隊。哦，這也不十分打緊了！現在我們得趕快走，趕快回家。我們要找到這寶物只有兩天了，我們一刻也不能放過呀。」

「是的，但是我們已經知道屈萊墨恩之眼所在的地方了。」麥利說。
「是呀，我們知道了。」西利爾回答說，「今天下午的運氣是真好啊！」

十一 屈萊墨恩之眼

等到孩子們走到家中，吃了晚餐後，時間已經不早，他們無法再出去找尋「屈萊墨恩之眼」了。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一吃過早餐之後，他們立刻出發，帶上兩把割稻的鉤刀和一對剪子，準備把遮蔽石岩周圍的小叢樹砍開。

他們不久便找着了一塊大石岩，差不多給一大叢有刺的小雜樹完全掩埋住了。這石岩所在的

地方，剛好在小山頂上，正俯視着他們所住的邸宅。前一天，他們經過這裏的時候，連看也不去看它一眼的。但是現在，西利爾一步一步在叢樹中走進，一直走到一大堆灰色石頭的地方。

「一點不錯！」他叫喊着說：「正是屈萊墨恩的眼睛。只是給雜草塞得滿滿的。我們得把這些雜樹清除乾淨，才能够順着它的視線看去。」

於是孩子們開始工作起來。西利爾和寶貝使用鉤刀，麥利使用剪子，把周圍的雜草小樹砍得乾乾淨淨。這是一個又熱又痛苦的工作。他們的手腕和腿，不久滿是刺傷，但是孩子們仍忍耐着做下去。一會兒後，麥利被派回家去拿一根繩子來，她拿了回來後，他們便用繩子把已經砍下來的樹枝，從岩邊拖到別的地方。當他們把這些東西清理完畢的時候，又繼續使用剪子和鉤刀，去砍其餘未砍的叢樹。

這是一個很長的工作，那些小樹和荊棘，比他們所想像的還要多，在他們還沒有做完工作之前，午餐的鈴子早已在宅子中響亮起來了。

「我們吃了午餐再來，」西利爾說了，放下鉤刀用手揩去一臉的汗。於是，午餐吃完之後，他們三個又復爬上山來，繼續工作去。

砍！砍！砍！砍得手腕十分酸痛！三個人都十分明白自己的身上，此刻已經無一處不是傷痕了。但是取得寶物的心情刺激他們不顧一切，仍然往前砍去。到了最後，所有的小灌木樹、荊棘等都完全砍下來，他們又把最後散在地上的樹枝用繩拖走。面前顯出一塊大石岩，這乃是他們努力的結果了。在石岩上面正中之處，果然有一個洞，形如人眼一般，清清楚楚地在他們面前顯露出來。

孩子們熱心地向着石眼跑去，大家從石眼中望着，想看看這石眼的視線，到底指着一個什麼地方。

可是他們得到的却是大大的一個失望。從那裏面他們看見舅舅家的大邸宅，看見島和一條海水、海岸，以及百十個地方，每一處都有埋藏寶物的可能。但是他們却看不見有什麼記號，會和所謂「金光燦爛」相像。

「我們此刻所得到的，依然和沒有找着這塊岩石前一樣。」麥利很失望地說了。

「等着，」西利爾道：「我們再來看看那首詩是怎樣說的。」說後，他從身邊取出一張紙。上面是他照着原詩抄下來的：

「跟着屈萊墨恩眼睛的視線。

夏日太陽昇到了半個桅竿。」

他一面念一面說道：「夏日太陽昇到半個桅竿，這一定指的是某一個時候。」他沈思地想。寶貝兩手抱着頭，坐在地上也在想。他突然喊道：「我知道了！」

「知道什麼呀？」兩個孩子同時問。

「夏日太陽昇到半個桅竿，是說太陽從這裏昇起來的呀。」他很快地解釋說，用手指着這石眼後面的荒地，「在夏天，太陽在早上很早的時候，便已昇在荒地上有半個桅竿之高。是的。你們沒有看見嗎？太陽昇高時，正從這石眼照耀出來，我想那便指着寶物埋藏之處。我相信我這解釋是對的！」

「我想你的話對。」西利爾說：「此外我再看不出別的解釋了。現在，太陽已經比半個桅竿

還高，不會從石眼中穿過，我想我們又得等到明天早上。好吧，我們去洗一個海水澡，回家吃茶點去。」

「如果明天早上是陰天，太陽不會從石眼中穿過時，又怎樣辦呢？」麥利突然問說了，這時他們已經走下小巷，向着海水進行，「明天就是星期六了，如果我們在晚前找不着寶物，就要被那一批強盜拿去了。」

西利爾和寶貝停下脚步，互相消沈地望着。他們沒有想到明天也許是陰天，也許會下雨。可是向天上一看，這疑懼立刻消散。「明天一定是好天氣，」西利爾說：「如果天變了，我們就把一切事都告訴李查德舅舅，請他打電話給警察，這不就行了。」

「我想頂好先告知警察，」麥利沈思地說：「假定那些壞人在寶物埋藏之地捉住了我們，又怎麼辦？」

「他們不會的，」西利爾很自信地說：「黑爾茂說他們不到晚上，不會接近這寶物。到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把寶物找着，把它安全地移到家裏來放着了。麥利，我們不要先告知警察，現在去通知他們，那一切都掃興了。你想想這是多麼的有趣：我們三個人把寶物找到，跑去對舅舅說，舅舅，我們找到了尼古拉屈萊墨恩的寶物了！」

「啊，好吧！」麥利回答。「記着我們明天必得起早。」

十二 藏寶之室

那一夜，三個孩子沒有一個能够安然入睡，因為除了就要發現寶物這件事，使他們特別興奮

而外，又怕第二天睡過了時候，錯過機會。因此，到了第二天還沒有亮之前，麥利就已起身，穿好了衣服，又把兩個哥哥也喚了起來。他們在日出之前半小時，已經爬上了小山，走到「屈萊墨恩之眼」的那個地方來了。

西利爾昨天的氣候推測，果然正確。這天早上的氣候很好。蒼空上沒有一片遊雲，也沒有一絲薄霧。孩子們注視着東方上燦爛的金輝，越來越亮，直到一輪紅日的邊沿，出現在遠遠山峯的邊際上。

逐漸地這奪目的太陽越昇越高，同時孩子們擔心地看着那「屈萊墨恩之眼」，太陽的光線不是會穿過那個洞，而指示出藏寶物的地方來呢？是的，突然間一道金輝，橫掃過荒原，直射到這塊岩石上，把它變成一塊黃金了。當着太陽逐漸向天空上昇，射到石上的光芒也逐漸降低，終於降到巨石上那個洞的上方來。陽光在這裏稍爲停了一下，隨即往下移動，孩子們但見金色的光輝直穿過洞口，透射到那立在陰暗之處的邸宅上面去。

「看呀，快看！」麥利叫喚了。那就是詩上所說的「金光燦爛呀！」

孩子們一齊看視，只見這道陽光照耀着邸宅中圖書室的五扇高窗，暫時之內，這幾扇窗子就如着火似地，呈現出紅黃之色，看去就如五盞黃金色的燈。

「詩上說從第三進去，」西利爾自言自語地說，「那麼，無論我們從那一方面數去，第三都是中央那扇窗子。想得真好，那個叫尼古拉屈萊墨恩的人，想得真好！」

一分鐘後，太陽已經昇得很高，幾扇窗子業已不像剛才那樣燦爛了。但是孩子們已經找到他們所要看的。此刻正從小山上拚命向下跑，跑進邸宅中來。

他們不久就到了圖書室，三個人一齊站在中央的窗子下面。西利爾說道，「照詩上所說，找到金光燦爛，走進第三，那正是我現在站的這個地方，下面的一句是『再向右轉，這很容易』。他便照着詩句向右轉去，又說道，「詩上說的慢慢地走上地板，二十便到了門邊，這又是什麼意思呢？爲什麼要『慢慢地，』這和寶物有什麼相干？」

「我想這是你慢慢地，跨着相等距離的大步走，不是走快而小的步法，」寶貝說，「你知道，這對於所走的路，距離上大有差異的。」

「也許是這樣，」西利爾說了。「不管怎樣，我先來試試，看看走到什麼地方。」
於是他慢慢地走了二十大步，走到一個大書架的前面來，架上滿是巨冊的書籍，可是並沒有什麼門。

「那門一定在這裏的什麼地方，」麥利說了。「我們把架上的書都取下來，看看後面。」
三個少年便忙忙地把書籍取下，把來堆在地板上。在這些架的後面，只是一些彫花的壁板，孩子們到處找尋了半天，也找不出一點和「紅寶石」相像的東西來。但是，正如麥利所說；那秘密之門一定在這裏的什麼地方。因寶貝和麥利也曾一再仔細研究詩中所指示的方向，他們一點沒有弄錯。她們兩人又輪流地走二十大步，也同樣地走到這書架面前。

三人精疲力竭，各坐在一堆書上休息，消沈地望着那空空的書架子。暫時之後，西利爾說道：「你們看那壁板，上面只有彫刻着的花、葉、果子，還有一個雀子。此外再也看不出有什麼「紅寶石」的影子來。」

坐在一旁深思着的麥利突然站了起來，跑到圖書室的另一端去，取下一本巨書，翻了一會，

翻到她所要看的書本又跑了回來，向着兩個空架子之間的壁板某一處用力一推，即刻一個銳厲的聲響，就在孩子們驚異的眼面前，有一部分牆壁連着書架向後大開了，裏面現出幾道階梯，向下引到一個又黑又暗的大洞。

西利爾和寶貝一聲驚叫，連忙站立起來。「在什麼地方？你怎樣發現的呢？」兩人同時這樣發問。

麥利滿臉興奮，勝利地轉臉對着她兩個哥哥，說道：「詩上的紅寶石並不是一個紅寶石。最少，它不是指的那種珍貴的石頭。剛才西利爾提到板壁上彫刻的雀子使我想起一件事。你們看那板上有許多花、葉和果子，但是只僅僅有一隻鳥，這使我忽然感到奇怪。因此我去拿了一本字典翻開紅寶石這個字來查。字典上除了紅寶石的解釋而外，還有一條說熱帶有種雀子，也叫做紅寶石。你們看這不一切都簡單了嗎。我便走到壁板來，給那雀子用力一推，門就打開了。」

「真有你的，麥利！」西利爾贊嘆着說了。「現在，我們來看看這門是怎樣開關的。」

於是，他們一連把門開關了幾次，發現裏面的一個銅門斗，用力一拉也可以打開。試驗完畢之後，他們把所有的書籍，重又搬回架上，只留下紅寶石雀所在的一個空隙，以便伸手去推。

這事做完，他們又去找到兩個燈籠，和幾個袋子，以備裝寶物之用。到了這時，邸中早餐的鐘聲已響。他們忙忙地趕進食堂，趕快把早膳吃完，隨即開始覓寶的工作。

這早晨的早餐，不到一會就吃完了。李查德舅舅一回到自己的書室之後，三個孩子立刻跑進圖書室，打開那祕密之門，他們先把燈籠點上，拿起袋子，順着階梯一步一步地往下走去。西利爾為頭，寶貝殿後，他隨身又把祕門關上。

在這祕密的過道中，森靜得一點聲息沒有。他們越走越下，孩子們數着有一百多道階梯，但是還在深不見底。最後，走到一百七十五道階梯時，他們才達到了一個窄窄的通路，是從堅岩中鑿成的。這通路一直走去，他們差不多走了一哩的光景，突然間前面變成了一個寬大的岩洞，有三條支路，各分向三個方向。

「停下！」西利爾命令了。「這次我們得當心不要走失了。」他從衣袋中取出一塊粉筆，在他們剛走出來的通路壁上，劃了一個十字。

「我們走那一條路呢？」他問。

寶貝提高他手裏的燈籠，四面掃射着，觀看洞中各處。「詩上說順着屈萊墨恩的眼睛，」他說道，「你們看，這裏有了。」說着，他指牆上一個石刻的小洞，就如人眼一般形像。這隻石眼正面對三條通路中的一條，那眼睛俯視着這條路，彷彿在說：「就是這條，你們一直走去。」

看這樣子，就好像當日尼古拉屈萊墨恩特意刻下這隻石眼，指引到寶物去的路，三人又到處看了一下，確定再沒有別的石眼指着別的通路，他們才開始進行。他們所走的這條路，是一個陡峻的下坡路。三個孩子朝前走不上一會兒，突然一致地停下脚步，仔細聽着。從他們頭上不知什麼地方，傳來一種低抑的聲音，在那地下的通路裏變成回聲，聽去就如遠處的雷鳴一樣。第一次的消逝之後，接着又來第二次，比前更響。暫時之間，孩子們都停住，驚怕得沒有餘裕去想這是什麼聲音。接着，西利爾叫了出來，「這原來是海浪的聲音呀！要達到那個島，這條通路必然在海底通過。我想那聲音，乃是海浪打岸的聲音。」

這一來，他們不惟停止恐懼，而且感到離寶物已不遠，大家更加足氣力，往前快走。不久之

後，通路突然向上陡昇，此刻他們知道已到了島上，和那些無價的珠寶更爲接近了。

「你們聽！」麥利突然叫着說。從附近不知什麼地方，又來了一種聲響，是他們以前曾經聽見過的。一種有規則的搭——搭——搭之聲。「這是那些傢伙在掘地道呢！」她又說了，我們快走，快走！否則就要給他們捉住的！」

現在，知道敵人隔他們如此之近，三個孩子便都奔跑起來。但是跑不多遠，就來到了一個地方，通路陡然變得十分逼窄，頭上的岩石也垂得很低，他們不得不跪在地上，用手向前爬進。這樣爬了數碼之遠，然後才復站起身來走。正當西利爾站起身來，用他的燈往前面一照時，他發出一聲勝利的喊叫。原來就在他們前面不遠，有一個櫟木製就的堅實的門。那裏，無疑地便即是藏寶室的門了。

三個人連忙推門而進，向着門內的情形焦心地望着。從燈籠裏傳出來的微光，使他們看出一間方形的小屋子，在屋子的盡頭處，果然有一個巨大的木箱，周圍都是用鐵皮裹着。

三個小探險者發出歡聲，便向木箱跳去，讓那櫟木門轟然一聲，在他們後面關上了。這一聲在室內起了很大回音，致使他們沒有聽見從通路那一頭，來的一個高大的聲響。

西利爾跪在木箱面前，伸手揭開蓋子，同時，一片驚異和欣喜的歡叫，從三個人的嘴唇裏迸了出來。在這木箱裏，滿滿裝的都是黃金塊和珠寶等物，那上面的光輝，給燈光反射過來，使三個孩的眼睛都看花了。

麥利胆怯地伸出小手，從箱中取出一串紅寶石，看去就如一滴一滴的深紅色火焰。

「呵，多美麗呀！多麼，多麼的美麗！」她不禁狂叫了。

「安靜些！」從驚異恢復過來的西利爾說了。「我們得趕快工作。要把這些東西都搬到邸第去，得費相當時間。我們先儘量裝進拿來的袋子，立刻回到家去。李查德舅舅看見，他將要怎樣的吃一大驚呀！」

於是，他們開始把一部分寶物，如像項鍊啦，手釧啦，飾以寶石的黃金杯啦等等裝入袋內，等到裝滿足夠他們攜走的程度，孩子們才回身準備向邸第出發。

西利爾在前，他伸手去開木門，當他的燈光照射着門外的通路時，他不禁震嚇得大叫起來。以前他們走來的那條通路業已不見，此刻變成一大堆亂石泥土，原來頂上的石岩塌了下來，把這條路塞住了。

暫時之間，三個孩子呆然地望着這一堆亂石，逐漸地他們的心中已明白將要有什麼一個可怕的結果。他們現在已陷在島上一個幽暗的，石頭砌成的地牢裏，前進無路，後退無門，所有的只是那燦然發光的無用寶物，不能穿，也不能吃。而邸宅的人，誰也不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誰也不知道應在什麼地方來尋找他們！

正當他們垂頭喪氣，默然對視的時候，那搭——搭——搭的聲響，又傳進他們的耳裏來。搭——搭——搭——搭——搭，麥利怕極地一聲叫喊，隨即倒在地上，悲傷地痛哭起來。

十四 在地牢中

幾分鐘之間，孩子們都爲這不意的發展，十分驚慌失措，不知道怎樣做的好。麥利蹲在地上哭泣，西利爾和寶貝站着，絕望地傾聽那遠遠的傳來的搭——搭——搭之聲。這聲音無異是在告訴他

們，敵人越來越近了。

最後，西利爾振作起精神，看看自己帶的錶。他努力用着希望的口調說道：「我們大家鼓舞起來！現在才十一點鐘，照着郝爾茂所說的話，他們要到夜裏才來得到這個地方，所以我們還有很長的時間。我們試再去查看這條通路。也許事情不會像表面所呈現的這樣壞。我們還可以把這些亂石清理，闢出一條路來。無論如何，這是值得去嘗試的。」

於是，他們吹熄了一盞燈籠，以便節省燈油，留作長時間應用，三個人推開木門，走去檢查那一大堆縱橫的亂石——那攔住他們生路的障礙物。

看去幾乎是絕望的樣子。但是有點事做，總比無事可做地坐着，還要聽那可恨的搭——搭——搭的聲音好。因此，在那暗淡的燈光之下，三個人開始清除這些亂石。

他們先把大塊大塊的岩石拉在一邊，把它們沿着藏寶室內的牆壁堆積起來。這是一個辛勞的工作，因為他們把灰土等物清除之後，新的灰土又從上面落下來了。但是每當孩子們感到寧願放手不再工作下去的時候，遠遠敵人工作的搭——搭之聲，便越來越大，越來越high。這樣，又刺激起他們再繼續努力去。

最後，他們似乎得到進展了。這道路已被清除了有數碼之遠，孩子們開始想到他們終於可以逃出。正在這個時候，前面發現了一塊岩石，乃是他們力所不勝的巨岩。這巨石剛好落在通路中間，把一條窄路滿滿塞住，而且其重無比，遠非他們所能移動。三個人一齊用力推了一些時候，一點效果也沒有。大家停下來喘氣休息，西利爾以着絕望的聲音說道：「這真沒有辦法。動也不動一下。我們出不去了。」

「但是我們非出去不可！」麥利叫着說，差不多又哭起來。「我們大聲叫喚一下吧，也許有人會聽見的。」

「叫喚也沒有用，」寶貝說，他已沈默很久。「唯一可以聽見我們的，便是郝爾茂和他的朋友們，那對於我們又有何好處呢？但是關於這個地方，我總有一點不明白。爲什麼這裏的空氣還是如此新鮮；而且其中還挾得海水的氣味呢？」

「是呀！」西利爾同意地說，「而且……你們聽！」

高出那不絕於耳的搭——搭聲之外，孩子們聽見一種低抑的，繼續不斷的聲響。接着，遠遠地一聲海鷗鳴叫，雖然很遠而且很微弱，但在孩子們的耳中，還是的確地聽得很明白。

暫時之間，孩子們沒有意識到那海鷗的叫聲，和那低抑的聲音對他們有何關係。但是一下子西利爾興奮地叫了一聲，隨即高高舉起他的燈籠，把光亮向着藏寶室和過道的石壁，石頂到處掃射着。「我想這裏不知什麼地方，一定有一個洞，那空氣和叫聲才會鑽得進來。」他說了。「如果我們找着這個洞，我們終於還是出得去。」

但是，等到他們終於把這洞找着的時候，才發現它只有一個裂縫大小，不過一吋寬，就在藏寶室的石壁上。這一來，反而使得孩子們的運命，更形惡化了。因爲他們用眼睛從洞口望出去，他們可以望見自由的天地，他們看見一線蒼空，和一片海水，又可以看見一長條沙灘，是的，還有約翰在沙灘上修補他的破船。但是這一切情景，徒然使他們感到可望而不可及，使他們更爲絕望。

「我們三個人合起聲音來叫喚，」麥利提議說，「也許約翰聽得見的。」

他們便盡力地擠在洞口，拼命地一齊大聲叫喚。但是他們叫了又叫，雖是叫得喉痛口乾，約翰還是平靜地從事於他工作，並沒有聽見。有一次，他果然抬起頭看了一看，似乎聽見什麼的樣子。孩子們便加倍用力再叫。可是次一瞬間，約翰又俯首下去，繼續工作，以後便再沒有抬起頭來了。

「沒有用，」麥利說了，沈身到地上去，又哭起來。「我再也叫不動了。我的喉管，就好像火燒着似的。」

西利爾和寶貝也同樣感到絕望，同樣地感到悲苦。他們別無事可做，只好坐下來，各坐在麥利的一邊，努力安慰他們的妹妹。

「我真願以前沒有聽見什麼寶物！」她哭着說，「呵，爲什麼我們不把這事告訴李查德舅舅呢？」

「我知道，小妹。」西利爾說了，「這是我的錯。我不讓你們告訴他。但是高興起來吧。也許那些壞人只要寶物，不會傷害我們，讓我們回去。」

最後，大家都十分疲倦，這三個小囚人便睡着了。突然之間，就如天崩地塌地一聲大響，把他們從夢中驚醒，使他們嚇怕非常，一身都戰慄起來。藏寶室中已十分黑暗，燈籠早已油乾熄滅了。空氣中充滿塵灰，和窒息的煙子，三人勉強把嘴湊在那洞口上，才能够呼吸。洞口外面也是一片黑暗，孩子們知道他們一定已睡了好幾個鐘頭。

不久，室內的空氣澄清下來，西利爾在袋中搜索一陣，把電筒取了出來照射。他們第一眼看見的，便是在藏寶室另一角落裏，落下了一大堆石土灰泥，那牆上開了一個黑乎乎的大洞。

「是什麼呀？」麥利害怕着低聲地問。

「是那些壞人們，」西利爾回答道，「他們用火藥把那石壁炸開了一個洞。」

「呵，我們到那裏去呢？他們不久就要來了。」麥利哭着說。

「我們到通路裏去，把這道門關上，」寶貝提議道：「也許萬一的機會，他們不開這道門。那麼，等他們把寶物載走之後，我們便可利用他們打通的隧道，逃出這個地方。」

他們唯一可作的事也只有這樣，於是把藏寶的木箱子蓋好，提起他們的燈籠，三個人一齊走出到通路裏，把室門關起。三個孩子在黑暗的通路中蹲伏着，差不多連氣都不敢出。如此過了片刻鐘之後，那森然的沈默，突然給一片人聲打破了。

「好！」他們聽見郝爾茂說，「我們終於走到這藏寶室來了。不錯，這就是裝寶物的箱子。弟兄們來吧，幫忙把這洞再打大一點，這裏的寶物，縱令頭領取去他的一份，也足夠我們一生都成巨富。」

接着，便是沈重地打擊的聲音，即刻之間有一個人拿着燈爬進藏寶室內來了，孩子們看見木門下面，現出了一道光亮。

其次。他們聽見揭開箱蓋的聲音，跟着傳來一聲失望的叫喊，有人說道：「呀，這箱子裏只裝滿一半呀！」

「喂，這是什麼呀？」另外一個聲音說。三個孩子才記起他們把三個滿裝珠寶的袋子掉在那裏，沒有拿走。但是後悔也來不及了。

「袋子呀，而且滿裝着珠寶，」郝爾茂說了。「這東西是怎樣到這裏來的呀？如果那幾個孩

子……」他突然停下不說，孩子們聽見他很快的脚步走過藏寶室這面來，一下，木門大開，很強烈的電燈光亮，照耀着這蹲伏在一塊兒的三個少年。

「捉住了！」郝爾茂叫着說，「喂，弟兄們，來看這三個孩子，如不是石頂倒塌下來塞斷了路，他們已把我們的寶物偷去了。」

跟着有三個人便走來審視着這三個孩子。「我們怎樣處置他們呢？」其中的一個向郝爾茂問，郝爾茂顯然是這一羣中的首腦。「我們不能讓他們自由，他們知道得太多了。」

「把他們帶到『信天翁』號上去。」郝爾茂簡潔地說，「讓頭領決定如何處置。喂，鑽出來吧！」他繼續粗暴地對孩子們說。幾分鐘後，三個少年便給他們中兩個人驅下一道黑暗而窄狹的隧道，孩子們的兩手，都被網在身後。

他們痛楚地連跌帶走，似乎走了好幾哩路，然後才到達一個岩洞，從口子那面，鑽來了新鮮空氣，和海水的氣息。那兩個大人便把他們的足網起來，丟在這岩洞的地上，毫無辦法地躺着。兩人各自走了。

十五 汽艇信天翁號

當那兩個人走到聽不見的地方時，三個小孩拚命地掙扎着，企圖把網着他們的繩索掙脫。但是繩子既很牢強，打的結又復緊固，再怎樣掙也休想掙脫，到了最後，他們只好絕望地放棄這個努力。

不久之後，那被網着的手足開始疼痛，當他們遠遠地聽着脚步聲響的時候，差不多是以歡迎

的心情，來迎接這歸來的幾個壞人。即刻之間，那四個人走進這岩洞裏來，其中兩個，肩上負着裝得脹滿的袋子，其餘兩個抬着那笨重的藏寶木箱。他們進來時一直走去，經過這三個孩子的身旁，連看也不看他們一眼，便向對面的出口走出去了。

「那就是我們的寶物，」西利爾呻吟着說，「呵，我怎麼這樣愚笨！如果我早告訴了舅舅查德，這些寶物早已安全地放在邸宅中了。」

「這是沒有辦法的，」麥利說，她的口氣頗爲勇敢，但是聲音却有些發抖。「你以爲他們就會把我們丟在這裏了嗎？」

她的疑問，即刻由三個轉回岩洞的人解答了。這三個進來之後，一人把一個小孩扛在肩頭，就好像扛一袋穀子似地，把他們帶出岩洞，走到一艘輕輕搖動着的小船上，又把他們粗魯地丟在船頭。

「一切都弄好了嗎？」從黑暗中傳來郝爾茂的聲音。

「一切都弄好了。」有人回答。

「那麼，開船罷。」在一瞬間，孩子們就聽見馬達發動的聲音。一下，他們覺得這船已離開海岸，向外行進了。

夜色黑得像瀝青一般，這隻小汽船又沒有燈，可是孩子們都猜到他們所在的是什麼地方，乃是那「走私者之洞。」不久之後，他們辨別出那高聳着的黑影，便是守護洞口的那些懸崖。接着船已離開岩洞很遠，速度逐漸增加起來，十分迅速地向着外海開去。

「你們看，看啊！」麥利低聲地說，還帶着哭聲。兩個孩子抬頭一看，只見岸上遠立着他們

舅舅的邸宅，每一個窗子都是燈火輝煌，沿着岩壁的一些地方，只見許多燈籠不住前後搖幌着，無疑地他們正在搜尋這失蹤的三個孩子。

「他們正在找尋我們呀，」麥利哭着說了。「呵，如果他們知道我們在這裏就好了！」

但是不幸得很，岩上的搜尋者們，沒有誰會夢想，到這三個失蹤的孩子會被捉住在這一隻海外駛行的快速汽船裏，每一秒鐘都在遠離海岸而去。逐漸地，孩子們張着緊張的眼睛，望着海岸向後退，那如點的燈火也一個跟一個地消失下去。最後，連那邸宅都變成一線燈光，遠遠在地平線上閃爍着。

突然間，郝爾茂的聲音打破了沈寂。「船開慢，把信號放起來。」他命令了。「我們應該和大船接近了。」

一分鐘後，一道紅色的燈光，高高掛在汽船的桅竿頂上。「大船就在那裏！」船中有一个人喊着說。孩子們把頭扭轉，看見差不多在一哩以外，也有一點燈光回答他們的信號。現在，這隻小船又開足馬力，迅速地向前奔去。過後，在海水中繞了一個大灣，隨即停在一艘大船的旁邊。這艘大船的船身是白色油漆的，在黑暗裏，如鬼影一般地高聳在這小船的上面。

「汽艇，喂！」從上面的黑暗中來了一個聲音。

「是我們，首領，」郝爾茂回答說，「通通都回來了，還有三個客人。」

「三個客人！你這是什麼意思？」那聲音不耐地說。

「那三個小孩呀，首領。」郝爾茂回答說，「叫人把我們接上大船，再詳細地告訴你。」從上面來了一聲怒吼，隨即是嚴厲的命令聲。幾分鐘後，這隻小船已被高高地舉在空中，拉

上大船。孩子們即刻被拖出小船，有人來解開了他們手足上的繩索。

「把他們帶到下面來，」首領說了。於是孩子們又被連推帶拉，走下短短的一道階梯，被推進一間佈置十分華麗的船室裏來。在這個房間裏，他們面對着一個身材高大，皮膚淺黑，外國人樣子的人。

「這就是那幾個尋覓寶物的小孩，曾經給我們不少麻煩的？」他說了，用那黑色的眼睛，像要射穿似地向他們掃視一遍。「唔，你們心裏想到我將要怎樣處置你們嗎？」

「請你放我們回去吧。」麥利祈求了。「我們答允你不題寶物一字，也不說別的事情。」

「哼，我的好小姐，我想這是不可能的。我怎麼知道你們不題這事呢？」

「我們答允你！」西利爾回答。「雖然你已獲得我們的寶物，」他又加上一句。

「困難就在這裏，」首領回答道：「那是你們的寶物，被我奪得了。而且更進一步，我決不讓別的人再奪回去，我想你們恐怕真得和我們一道回南美洲去。只要你們在船上，你們就無法逃走。我奉勸你們此後得規規矩矩地在船上，不然我們就要對不起了。到了這船開到南美洲後，怎樣處置你們再說。把他們帶出去。」他向手下下令了。郝爾茂和其他的人又把他們推出房間，通過過道，又走到另一房間來。郝爾茂粗魯地把他們向這房間的門推了進去。

「請你給一點東西我們吃，」當郝爾茂要離開的時候，麥利哭着央求說，「我們餓得很呀！」郝爾茂大笑著，「你們餓嗎？好得很，你們餓餓也好。」說了這句，他出去把門鎖上了。但是和他一塊的另一個人，心地比較慈善，不一會，他拿一個盤子走了回來，盤子裏裝着冷肉，麵包和牛油，還有一罐滾熱的咖啡。

「我給你們拿吃的來了。」他說，把盤子放在桌上，又把電燈打開，「今夜就只有這一點東西。現在，孩子們，我的名字叫吉更斯，我有幾句好話告訴你們。你們既已來到這裏，只好將就住着，別叫喊哭鬧。如果你們好好的，首領也許讓你們在船上各處遊玩，等到船到了南美洲後，大概會放你們回家的。但是如果你還要不安分，那就說不定他會怎樣處置你們了。首領是一個厲害的人，過去你們已經給他不少的麻煩。」說了這話之後，吉更斯退出房去，又把門關住鎖上。

孩子們把房間的周圍看視了一下，發現它是一間很爲舒適的船室，有兩張鋪，另一牆頭還有一道門，又通到另一個小房，裏面放着一張小白床。他們把咖啡麵包吃完之後，便採取了最聰明的行動，即是上床睡覺，努力在睡眠裏忘記他們的煩惱。

第二天早上醒來時，看見太陽光已從圓窗裏透射進來。他們跳起身來穿好衣服。不久之後，房門開開了，吉更斯端着他們的早餐進來。「首領說你們可以到船上去玩，只要你們不鬧亂子的話。」他說了，「但是記住我昨天所說的，不然，你們就要遭殃了。」

如果不因爲他們是被囚的俘虜，不因他們心裏念着母親和舅舅是如何的焦急，這三個孩子在船上真是快活得很。他們吃完早餐後，來到了甲板上，才看出這一艘船乃是一隻很美麗的蒸汽汽艇，船身全是白色油漆，其他用件都是黃銅製的，擦得亮晶晶地完全出乎他們想像以外的華美。可是船上的船員們，雖是穿着制服，但一個個的相貌都非常兇惡粗魯，麥利對於他們的外貌，全不喜歡。

這船此刻已在大海之中，四圍都看不見陸地，孩子們靠在船尾的欄杆上，向着故鄉的英國遙望着。心裏十分切望着不該有尋覓寶物這一回事。

突然之間，他們的思想給一個銳厲的聲音打斷了。這聲音是從甲板上遠遠的一間小房裏發出來的。原來那間小屋是無線電室，無線電報員正在工作呢。孩子們抬頭一望，游艇的兩隻桅竿上張得有天線。幾分鐘之間，西利爾向着這天線凝望着，兩眉深蹙，在深思的樣子。接着，他並不通知麥利和寶貝，獨自一個人走開了。

過了一二個鐘頭之後，他才回到原來地方。他向四周小心地看了一下，確知水手們沒有一個可以聽見他的話聲，才向麥利和寶貝低聲說道：「我們到房間裏去。我已想到一個法子，能夠從此逃走，並且把寶物通通奪回。」

十六 爭取自由

「是什麼方法呢？」當他們已回到自己的船艙，把房門從內面鎖好之後，麥利和寶貝便向西利爾問。

「無線電呀！」西利爾神祕地回答。「我因為看見天線，又聽見無線電員發出無線電報的聲音，才使我想出這個方法。我離開你們，到無線電室去看了兩個鐘頭，並且也和那無線電員談過話。他並不是一個壞人，據他告訴我他的工作很忙，有時要作到深夜。」

「我却看不出這對於我們有何幫助，」寶貝反對說了。「那無線電員或能替我們送出一個消息，說我們被囚在這船上，而要求別的船來救我們嗎？」

「他是不會的，但我能呀！」西利爾回答了，這使兩人大吃一驚。「我在那裏守望着他工作了兩小時，憑我這點無線電的知識，我想足夠送一個簡單的消息出去。自然，這消息得在無線電

員夜裏工作完畢之後，還要等水手船員們大部份都已入睡，才可送出。」

「但是你會被他們捉住的。」麥利說。

「這是一個危險，」西利爾回答說，「但這也有一個萬一的機會，只要無線電員留在他的無線電室裏，又是熟睡着的話，若有人聽見發報機的聲音，便會相信是無線電員還在工作，如果我已把這消息送了出去，他們便不敢加害我們，因為他們知道消息已洩，難逃法網的。」

「你知道吉更斯會告訴我們，不要再鬧亂子。」麥利警告着說，「如果他們捉住了你，那就糟糕了。」

「我無論如何要去冒這個險。」西利爾固執地回答着。「我受不了母親和舅舅在家裏焦急，不知我們究竟發生什麼事。我如果作得到的話，也不失去那些寶物。而且這是我一個人的事，你們倆不必參加的。」

「別說笨話！」麥利不耐地說，「自然我們要來幫助你。你在發報的時候，我和寶貝就替你巡風。」

「好妹妹！」西利爾說了，「哼，我們還可以打敗這些強盜！」

三個孩子決心去偷發無線電，發出一個求救消息之後，大家便不耐地急切地等着時間過去，以便動手的時候快來。那一下午，他們便在甲板上漫遊着，想撞着機會，也許可以得到關於這船的航路和方位的消息。但是他們所能得到的，只知這船是向着西南方向駛行。雖是如此，他們仍滿懷希望地，以為這點知識，足夠引導救助者來救助他們。

晚上來了。吉更斯給他們把晚餐送來，等着孩子們把晚膳用完之後，他收拾起盤碟，走出去

把門鎖上。當那鑰匙的聲音傳到他們的耳裏來時，寶貝和麥利消沈地望着西利爾。

「他把我們鎖在房間裏！」麥利叫着說，「現在，我們沒有方法可以送出這無線電報了。」

「我們送得出的！」西利爾回答說。「我也想到夜裏他們會把我們鎖在房間裏，所以在天剛黑的时候，我把一條繩子繫在甲板的欄杆上，剛好在我們這船室圓窗的上面，你們看，這不是繩子嗎！」說着：「他把手從圓窗中伸出去，拉進一條繩子，又說道：『這繩子每幾寸我都打得有一個結，牢固得很。寶貝可以不費很大的力就可攀着繩子，爬上甲板。然後輕輕走下來替我們開門，這不是很簡單嗎？寶貝，你去一趟不要緊吧？本來我去的，但是圓窗不大，你的身體較小，容易擠得出去。』」

「自然我去。」寶貝回答說。

「但是這不很危險嗎？」麥利就心地問，「假定他落下海裏去呢？」

「我不會落到海裏！」寶貝輕蔑地說，「任何人都能够攀着這樣的繩子上去的！」

一會兒後，孩子們把電燈關閉，在黑暗中等着船上的人們都去安息。逐漸地人聲漫漫地停止了。他們聽見一個船室的門，砰然一聲關上，聽見有人在向另一人道晚安，最後，除了發動機不停動的動聲以外，一切的聲音都沈寂下來了。

「時候到了！」西利爾說，寶貝把上衣和靴子脫去，用手拉住繩子，開始從圓洞中擠出到外面去。擠出時相當費力，但他安全地達到窗外，一下便看不見了。他拉着繩子，一手一手地往上攀，直爬上甲板。

「上來了！」寶貝低聲地向下面說。接着一分鐘一分鐘地消逝而去。過了十分鐘後，他們尚

不見寶貝下來打開房門，西利爾和麥利都不禁驚慌起來。寶貝出了什麼事呢？是不是在甲板上給人發現了嗎？又過了五分鐘，再過五分鐘，跟着已經有三分鐘了，寶貝的影子也不見一個。

此刻，西利爾和麥利十分地驚惶起來。他們正想去打響房門，驚起船上的人們，好告訴他們寶貝失蹤的事。正在這個時候，房門悄悄地打開，寶貝走了進來。

「對不起，我花了這麼長的時間，」寶貝低聲說，「那首領和郝爾茂正在甲板上坐着，剛好靠近船室的出入口。如果我從那裏走下來，便要給他們看見。現在，他們都去睡了，外面並無別的阻攔。」

三個孩子那時偷偷地走出船室，沿着過道小心地前進，他們都脫掉了皮靴，聲息毫無。一下便到了甲板上，夜黑如漆，全船不見一個人影。只有那當值的船員，他在橋塔上前後走來走去。他的足步聲清楚地傳到孩子們的耳裏。

無線電室也在黑暗之中。顯然地那無線電員今夜的工作業已完畢了。西利爾鑽進室內，把門關好，打開電燈便工作起來。外面由麥利和寶貝看守着。他們在外面只聽見室內一聲銳厲的爆裂聲，即刻聽見橋塔上的脚步停下來了。寶貝和麥利心裏不住砰砰跳動，在黑暗等候，那當值員是不是要來查問呢？不，他又繼續走起來，以為是無線電員在發出他最後的電報。

在室內，西利爾忙忙地打出了一個求救電報，上面說：「麥利，西利爾，寶貝，被囚於蒸汽游艇信天翁號，正由西南方向美洲駛行，上載屈萊墨恩寶物。」

他把這電報送出去之後，又在送第二次，剛剛只打到「美洲」這個字的時候，突然一陣脚步聲響，麥利和寶貝已來不及發出警告，他們的周圍都是人員。西利爾被一些人從無線電室裏抓出

來。

「把他們帶下去，」郝爾茂兇猛地命令，「首領會對付他們！」

十七 藏匿

首領非常震怒，他凶凶地睨視着三個孩子，說道：「你們在做些什麼？我勸你們說實話，不然你們就要很大的倒霉！」

孩子們毫不畏縮地面對着他。他們知道無線電業已發出，恐怕就在此刻，他們的家族業已趕來救助，所以對於這些強盜的怕懼已減了一半。西利爾便強硬地回答：

「我打了一個無線電出去，說我們被囚在信天翁號，又說你偷了我們的寶物。」他反抗地說了。

「原來如此，」首領沈思地說，「我曾警告過你們如果希望寬厚的待遇，你們行動就得小心一點。現在你們既然瞞着我。送出無線電報去，就別想我會寬大的對付你們了。我得想一想怎樣處置你們。」

「你不敢傷害我們！」西利爾說，在他的心裏起了一種可怕的恐懼。「我們的家人都知道我們在這個船上的。」

「哦，原來我不敢傷害你們，」首領嗤笑地說了。「小朋友們，世上還有這種方法，把大石頭繫在人的腳上，把他拋入大海。這是處置愛鬧亂子的人，最簡單的方法了。至於說你們是在信天翁號上，到了明天早上，這船已另換了一個新名字。只要把你們三個處置了，這船便和你們，

和你們的寶物再也生不起聯繫。小朋友，我想你是打錯了主意了。」接着，他轉向郝爾茂簡短地說道：「是誰管理這些孩子？」

「吉更斯，首領。」郝爾茂說。

「叫他來，」幾分鐘後，吉更斯走進船室裏來。

「我告訴你，把這幾個孩子鎖在他們的房間裏的。」首領怒氣勃勃地說。

「我鎖了的，首領。」吉更斯陰沈地回答。

「你沒有鎖！」首領大吼着，突然間把他的憤怒發洩出來了。「他們跑在甲板上來打無線電報。如果我們再不當心，便會惹起麻煩的。現在把他們帶了去，這回記着把門鎖上，再記住這一點，孩子們，如果你們的家人真是趕了來的話，一有他們的影子，我便把你們拋下大海！」

孩子們被驅出首領的房間，沿着過道向自己的船室走去。「你們怎樣走出來的？」吉更斯咆哮似地問，一面推開他們的房門，把三個孩子推進去。

「從門出去的呀！」西利爾迅速地回答。在他的腦裏，一個非常大胆的計劃，業已逐漸形成。

「那癩，我畢竟還是忘記把門鎖上了。」吉更斯說，「好吧，這一次我得小心着不讓你們出來，再去鬧亂子。」說了這話之後，他走出去碰的一聲把門帶上，鎖好，這回把鑰匙也取下來，放在自己的衣袋裏，走開了。

當他們獨自在一塊兒，麥利忍不住驚嚇得哭起來了。就是寶貝臉色也嚇得變白。只有西利爾一個人，並沒有被那些人的威脅所嚇着。他先到圓窗看了一下，然後走到麥利身旁，拿一隻手抱住麥利的肩膀說道：「麥利，不要哭，高興起來，我們還沒完全被打敗呢。」

「但是他說要把我們拋下大海去。」麥利哭着說。

「那完全是嚇人的話，」西利爾回答，「我不相信他真要這麼做。無論如何，我們也不會給他機會，因為到了明天早晨，我們已不在這裏了。」

「不在這裏，」寶貝叫了起來，「那我們到那裏去呢？」

「我們藏起來，」西利爾回答了。「聽着，那繩子還在圓窗外吊着的，如果我們等候着，等到他們完全都睡了之後，我們並沒有不可逃出這裏的理由。我想麥利應該能攀着繩子爬上去，至於我，勉強從這圓洞中也擠得出去。幸好這窗還不算小。一旦我們到了甲板上，便在那些救生艇中藏躲起來。他們決想不到在那裏來找我們的。我們就藏在那裏，一直等候救助的人來。」

這計劃對於他兩個，似乎並沒有多大希望。但是與其坐在船室之中，担心中不知要發生什麼事，倒不如做一點任何事情的好。於是，等到夜深人靜之後，西利爾勉強設法從圓窗中擠出，攀着繩子爬上甲板，他還帶了另一根繩子，是從床鋪上的被單撕成的。

甲板上一個人都沒有，他便示意叫麥利攀登，麥利在學校裏，曾在運動室中爬過幾次繩索，但是像這樣的繩子，繫在一艘船側，而船又在深夜大海之中駛行着——這她却沒有爬過。但是，他們把被單撕成的繩子，先綁在她的腰間，一頭又由西利爾帶到甲板，用力望上拉，她不久也就安然地爬上甲板來了。幾分鐘後，寶貝也攀了上來。他們便把繩子解開，一齊丟在大海裏，使他們的敵人，無從得到他們逃走的線索。

從小孩們站的地方，過去不過幾碼之處，便有一隻船上的救生艇。他們費了一點力，才爬進這小船裏面，沒有被人看見。這是一個最好的藏身所。因為小船上面是用一張堅牢的油布蓋着，

他們進去後，又把它拉復原狀，從外面一點也看不出來。

長久之間，他們已沒有像這次這樣，感覺到更爲快活，更爲安全，因此三個孩子躺在船底，一齊都入睡了。等他們醒過來時，從透進裏面來的陽光，知道白天已經來到。他們聽見船員們在甲板上走動着，有時還聽見有人發命令的聲音。但是還沒有別的發作，好像他們的失蹤，還沒有被發現。

一點鐘一點鐘地過去，他們開始感到四肢僵硬，肚子也十分飢餓起來。正在這個時候，他們聽見首領發怒的吼聲。「把那些孩子帶出船室，把他們的嘴塞起，手脚都捆起來，把他丟在底艙裏。」他發出命令，「快些去辦！」

五分鐘後，他們聽見有人在甲板上急跑的聲音，「首領」他們聽見吉更斯叫喊着，「那幾個孩子不在船室裏！」

「什麼！」首領也大聲叫喊着，「我叫你把他們鎖上的！」

「我是鎖了的，首領，」吉更斯說了，「我還把鑰匙放在衣袋裏。郝爾茂可以替我證明，剛才我們去帶那孩子們的時候，門確是鎖着的。可是船室裏面一個人也沒有。」

「到處搜索！」首領命令了。「如果我找出誰把這孩子們放走的人，便要對他不起了。」十分鐘間。一切又都沈寂下去。接着，遠遠來一個隆隆之聲，傳到孩子們的耳裏。這聲音是從上方來的。西利爾從袋中取出小刀，把蓋着的油布穿了一個洞，從那裏向外窺探。遠遠地，他看出有一隻形似巨大的水上飛船，正從空中以很快的速率，向着他們這游艇飛來。

「唔，」他聽見首領說，「你們找着了嗎？」



「沒有，」郝爾茂回答，「一點影子也沒有看見。他們好像鑽上天去了。」
「胡說八道！」首領不耐地說，「他們一定躲在下面的什麼地方。再去搜查，一定要找了出來。你看，他們打出去無線電報的回音，已經從空中來了。」

孩子們興奮地擁抱着，西利爾仍在洞邊窺視。那水上飛船的聲音，已變成轟轟的響聲，它在這游艇四周繞了一個圈子之後，便在離船二十碼遠之處，降停在水面上，剛好在孩子們躲藏着的

這一方，
「喂，信天翁號，」一個聲音從飛船上喊來，那聲音在孩子們聽來，頗為熟悉。

「如果你們在船頭看一看，」孩子們聽見首領回答，「這隻游艇的名字，是叫『愛林』號。」
「我已經看過了。」飛船上的人說，「但是名字是容易更換的，你們是誰，這船是往那裏開

你們上這船來，我可以給證件給你看。」
「我叫雷基那爾蘭森，」首領回答了，「我們從沙散普登開出，經由好望角到澳洲去。如果

飛船上的人們——一共有三個——對於首領的邀請並不作答，只是繼續查看着這隻游艇。麥利與奮地輕輕在西利爾耳邊說道：「出去！出去，讓他們知道我們在這裏！」

「別說話，」西利爾制止住她，「否則你要把一切都弄糟的！」他又從袋中取出手巾——一塊特別鮮紅色的手巾——一隻手從油布洞中伸出！開始把手巾上下地輕輕揮動。在游艇上的人誰也沒有注意到，但是水上飛船上的人，却看得清清楚楚。即刻之間，西利爾已注意到他們的信號，已被飛船上的人看見了。其中一個飛行員舉起一隻手，表示他已明白這手巾揮動的意義，他

隨即轉向首領，喊道：「謝謝你，我們不到你的船上來，我們大概是弄錯了船，對不起，驚動了你們。」說了後，飛船的推進機開始更快地響動起來，飛船立刻昇入空中。

「他們走了，呵，他們走了！」麥利懊惱地說。

「他們並沒有走，」西利爾答道，「你還沒有聽出那人的聲音來嗎？他就是空軍中校鄧普爾登，他知道我們在這船上，他看見我的信號，並且向我回信了。」

「那麼，他爲什麼不來救我們呢？」麥利問。

「因爲這就是首領極想要他們來的。他們只有三個人，上了這船之後，很容易就會給首領擒住。你安靜地躺着。事情不會有錯的！這架巨大的水上飛船自然裝得有無線電，我想他一定打電去求助去了！」

十八 獲救

西利爾的推測一點不錯。半個鐘頭之後，甲板上起了一陣騷動，孩子們聽見郝爾茂說：「那船的速度比我們快一倍，首領。看去似乎對於我們還是非常懷疑。那隻飛船那樣繞着這船兜圈子，我看很不對。」

「怎麼回來了呀？」寶貝問。

西利爾從洞中偷看，「來的像是一艘驅逐艦，」他回答說，「船身是黑的，有四個煙筒，而且……」突然間，轟然一聲，那船開了一炮，落在游艇前面百碼之處，把海水從海面上打起很高的水柱。次一瞬間，孩子們聽見鈴響，這是船上的船長叫游艇停船。十五分鐘後，這隻游艇停下

來，隔她不好遠，便是那艘黑色的驅逐艦，一隻小船正從上面卸下，裏面滿裝着藍色制服的英國海兵。

「你們爲什麼對我們作這種非法的舉動？」當一個青年的海軍中尉爬上了游艇時，首領向他抗議。中尉並不回答他的話，先問道：「這是蒸汽游艇信天翁嗎？」

「你弄錯了，」首領答道，「這是我私人的游艇愛林號，從……」

「我都知道，」中尉不等他說完，轉身向船長道：「請把證件拿出來。」

接着是幾分鐘的沈默，大概是中尉在檢點證件，隨即聽見他又道：「叫全體船員在甲板上集合！」

一聲尖銳的哨子響，跟着是許多脚步聲音。只聽中尉問道：「都全在這裏嗎？好！現在，我帶來的人一半守住你的船員——我警告你，他們手中的鎗都是裝有子彈的，我的命令是只要有人稍事抵抗，即刻開鎗——另一半人到全艇去搜查。」

「我要抗議！我要把你們這不法行爲向海軍部報告。」首領喊着說了。

「你愛怎樣報告，你報告好了。」中尉說，轉身向一個海軍下士說道：「搜查一隻裝有滿箱寶物的箱子，凡你們所找到的文件都保管起來，」說畢，他走到孩子們躲藏的小船邊來，靠着船身說道：「出來吧，你們三個。」孩子們立刻從下面把油布推開，在小船中站立起來，使得那幾個壞人十分地驚詫不已。

「我祝你們逃出了魔手，」中尉說，一手扶住麥利，幫着她走下小船。這回又轉身對着首領和他的部下們，冷冷地說道：「你們全數送交法庭，這游艇開回英國去。」

首領一聲怒吼向中尉撲去，可是在他還未到達中尉的面前，已被兩個強力的海兵抓住。「把他鏑起來！」中尉命令了。首領和郝爾茂及其他手下人等，猛烈地抵抗了一陣，但終於給海軍們送入小船之中，帶到驅逐艦上。

「喂，孩子們！」一個熟悉的聲音向他們招呼。三個孩子掉臉一看，看見鄧普爾登中校正從飛船走上游艇的甲板。彼此都有許多話問，大家說個不停。一個鐘頭之後，三個少年已坐在飛船的一間小室裏，寶物箱就放在他們的身旁。飛船以着每小時百哩的速度，向着家園飛去。從高空上看下去，遠遠地在大海之中，那艘驅逐艦和游艇，也正向着英國開回。

當孩子們看見熟悉的海岸線橫在眼前時，天已差不多黑了。海岸上矗立着舅舅的邸宅。飛船一直飛來停在小灣上，他們看見媽媽和舅舅都在岸邊等着歡迎他們。

這一夜的晚餐，吃得非常愉快。鄧普爾登中校也在座，孩子們把他們冒險的經過詳說一遍。大家都祝賀他們的勇敢和堅毅。李查德舅舅便告訴孩子們家裏怎樣忽然不見他們回來，他怎樣和隣人們出去到處搜查，但是毫無結果。他便打電報給孩子們的母親。接着老婆子蓓蒂來到公館，說出這幾個孩子搜尋寶物的事，又說出有兩個男子會兩次到她的茅屋裏去來。根據她的敘述，當局認為這兩人是著名的大盜和罪犯。過後，西利爾發出來的無線電報，給幾哩外的一個電台收到了。李查德舅舅便請當局派一架水上飛船出去救援。同時又送了一個無線電給某一驅逐艦隊，他們那時正在大西洋上巡邏。這電報叫艦隊的司令官派出一艘驅逐艦去截止那隻游艇。鄧普爾登中校首先看見信天翁號，因為他在天空上，比驅逐艦看的範圍更寬更遠，以後，他發出無線電，才把驅逐艦引來救去三個孩子。

孩子們回到邸宅以後，暑假還沒有完，這殘餘的幾天假期，他們都過得平穩無事。在他們獲救回來的一星期後，由郵局寄來四個包裹，一個是李查德舅舅的，裏面包的是一張古時的邸宅和島的地圖，島圖上在某一處記得有一個十字，下面寫着：「屈萊墨恩的寶物藏於此處。」這地圖是在那首領的文件中，從遊艇上搜查出來的。可是那首領怎樣會得到這張地圖，從什麼地方得到的，這就無從知道了。

另外的三個包裹是給三個孩子的。裏面各有一個極美麗的金錶，並各有一張支票，上開着頗大的數目，使他們眼睛張得大大的合不攏來。此外還有一封信，是一個大人物寫的，道謝他們幫助政府捉獲了一幫有名的大盜，又說這金錶和支票，乃是他們應得的懸賞。

至於屈萊墨恩的寶物，據估計的結果，為數極為龐大。他們的母親和舅舅此刻都已成為巨富了。

轉瞬間暑假已完，孩子們回到倫敦。他們相約的是：「這次的冒險，有一些確是十分好玩。但是從此以後，再也不去搜尋任何寶物了。」

寶島完

寶
島

九
六

3584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

中華少年叢書寶

Treasure of the Tremaynes

島 (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四角

(郵遞匯費另加)



原著者

O. B. Rutley

譯者

張夢麟

發行人

李虞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一三三八三)



(13383)